

# 另一线

Another era

2023 / 09  
Vol.16

## 阿丽娜，我们想你

阿丽娜，我们想你。

## 流浪者与歌——再次歌唱

冰冷的海水，开始变得温暖。他们也不再是流浪的猎人。

## 奥斯塔弄丢了无线耳机

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未曾丢去，“它”一直在你身边

## 披萨与玛格丽特

公平和正义是努力追求的结果，就像我们所踏足的大地上，没有没有披萨的地方

## 武魂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本期封面画师  
niche

泰拉Terra  
通讯枢纽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克里夫”

是时候了结一切了

伍德洛先生，克里夫先生..  
你们确定要这么比吗？

就这样吧，孩子

呜哇...

必须面对的  
这就是我们



吃巧克力比赛

夺得本次对决的胜利...  
以多三盒的碾压优势  
伍德洛先生





Artist: 大淵

# 卷首语

© 广英和荣耀

本刊为《回归线》九月刊，刊物的主题是“遗于身后之物”，本月，我们将探讨那些“主动被抛弃的，或是被动不情愿而放弃的，亦或不经意间悄然离去”的物或非物。

“All of life is an act of letting go（人生也许就是不断地放下）”，此句出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许多公众号和浅薄文章引用这句话，鼓励人们勇敢而鲁莽的抛弃固有，毫无顾忌的尝试创新。然而，这句话其实还有下半句：“but what hurts the most is not taking a moment to say goodbye（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我都没能好好地与他们道别）。”原作者杨·马特尔从未强调人生是一场不断地抛弃之旅，其文中之过去亦化为猛虎，咆哮出柙，眈眈向人，却又与主人公相依而行。

明日方舟的故事中并不缺少“抛弃”过去。杰西卡抛弃家族身份，迈向开拓地真正涤火而生；仇白抛下过去的身世之仇和昔宿纠缠，行走大地真正成就侠客风范……这些的“抛弃”，蕴含着对所放下之物的客观认知和反思，于是他们真正将放下的纠缠转为养分的沃土，开出值得被尊敬的名为“成就”的花。

欢迎阅读《回归线》，本杂志的全体编绘人员意在探寻二创的“回归线”，表达作者的“意志”，满足读者的“趣味”——本月刊中，您将见证无数的“放下”或是“弃绝”：或是身份，或是重要之物，或是使命和正义，或是一种精神——并自这份或有意或无意的“遗失身后”之中，延伸出别样情绪：或是羁绊，或是使命，或是拥抱新生之畅然，或是遗失时代之忧伤……





Artist:hhwm

# 目录

## Contents

- |    |             |              |
|----|-------------|--------------|
| 1  | 卷首语         | 广英和荣耀        |
| 4  | 阿丽娜，我们想你    | 夕之流火         |
| 6  | 流浪者与歌——再次歌唱 | 殷商 ×         |
| 10 | 奥斯塔弄丢了无线耳机  | 鹤安           |
| 20 | 披萨与玛格丽特     | RainyQuirrel |
| 32 | 武魂          | 广英和荣耀        |
| 46 | 漫画          | LOFTER@左刀行   |
| 48 | 征稿启事        |              |



— 主 办 —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回归线》编辑部

— 编 辑 部 —

主 编 广英

执行主编 伪学霸马克

责任编辑 黑子

美术总监 Relvr 霜弦

编 辑 霜弦 黑子 瑶濯

美术编辑 黑泥型芙芙

排 版 陈祚 粥铺 R3tr0

Mirror

网站维护 武乙凌薇 伪学霸马克

R3tr0

— 联系我们 —

TCA\_doc@163.com

仅供内部交流，禁止出售

本作品是游戏爱好者根据《明日方舟》二次创作而成。使用的游戏图片、文本原文版权属于上海鹰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作品基于《鹰角网络游戏使用许可及服务协议》使用上述素材。

除非另有声明，本作品其他内容由作者和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保留所有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



# 阿丽娜，我们想你

© 夕之流火

Artist  
沿卿

责编  
广英和荣耀

阿丽娜，我们想你。

阿丽娜，看得到吗？  
冻原上的积雪，悄然融化。  
隔绝用的高墙，渐渐崩塌。  
枯萎的草木，重新盛开鲜花。  
冻结的溪水，正在顺流而下。  
乌萨斯的大地上，有了属于我们的家。  
阿丽娜，看得到吗？  
村镇中的食物，不再匮乏。  
餐桌上的美味，肉菜鱼虾。  
冷清的市集，焕发生机。  
破旧的木屋，被砖房代替。  
感染者的未来里，告别了冻苦和树皮。  
阿丽娜，听得到吗？  
村里面的孩子，正在歌唱。  
歌曲中的调子，已无悲伤。  
随风的声音，是笑声与鸟鸣。  
夜晚的林中，再无喊杀炮响。

乌萨斯的大地上，我们也能安入梦乡。  
阿丽娜，听得到吗？  
每一年的今天，人们聚集。  
每一年的今天，人们哭泣。  
为了悼念看不到这一切美好的你。  
教室中，书声琅琅，但讲台上的人，  
不是你。  
厨房里，香气满溢，但灶台边的人，  
不是你。  
大树下，硕果堆砌，但树荫下的人，  
不是你。  
木桌前，烛火摇曳，但微光中的人，  
不是你。  
感染者的未来里，有我，有他，却没有你。  
阿丽娜，我们想你。





# 流浪者与歌——再次歌唱

© 殷商 ×

Artist  
粥铺  
责编  
广英和荣耀

冰冷的海水，开始变得温暖。他们也不再是流浪的猎人。

四周除了海浪声和风声外，就没有其他的声音。乌尔比安微微张开口，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闭上嘴巴，等斯卡蒂自己回神过来才开口说话。

斯卡蒂直盯着地看着他，仍然怀疑自己所看见的是否真实，她多次欲言又止，有许多的问题想问乌尔比安，过了片刻后才问出一句话：「你为什么会在哪里？」

「处理剩下的障碍后，准备去二队那边时，听到你的歌声，就来了。」乌尔比安冷静叙述，他又说斯卡蒂比以往的反应更慢了，她不应该发呆这么长的时间，那怕只有一弹指间，敌人正是会趁着她放空的时候而杀死她。

斯卡蒂垂下头，听见类似的训话，没有感到紧张，反而是觉得很安心，仿佛心里其中一块长期吊在嗓子眼前的大石头突然就放下来，乌尔比安没有死，也没有背叛阿戈尔和同伴们。

以往乌尔比安训斥时，斯卡蒂就会像现在这样低下头，看起来有在听，实际上却是心不在焉；现在，她想认真聆听乌尔比安的训话，确信自己早前所认为的结果是真实，而非虚假，不是她主观臆想的。

乌尔比安眨了眨眼，侧过头看着平静的海面，说：「你应该要跟二队她们一起行动，而不是独自行动。」

斯卡蒂摇头，但什么话也没说出口。乌尔比安聆听她的沉默不语，转头看着她，即便他知道这是歌蕾蒂娅的主意，他还是选择了回应斯卡蒂的沉默：「我知道此时的你有很多问题想问我。包括我之前在为何不与你们同行回去阿戈尔，之后跟执政官歌蕾蒂娅分别后又去了哪里。」

斯卡蒂习惯性地对上乌尔比安的视线，点头赞同乌尔比安刚才所说的话，又等待他下一句话语。

乌尔比安暗自深呼吸一口，保持语气冷静地说：「以后有的是时间，你想好问题就问。我会视你所问的问题而回应不同程度的答案。」毕竟有些回答对她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多余的负担。

「以后……？」斯卡蒂的双眼充满着不可置信，混杂她对此的期待和渴望。乌尔比安点了点头，重复说了一次，没有犹豫：「以后。」

现在，「未来」一词对他们来说，再也不是欺骗自己生存的理由和给予他人的

空头支票。

乌尔比安走近海边，斯卡蒂随即跟在他的身后。乌尔比安低声说道：「妳是时候要习惯『未来』这一概念，它真实存在我们身边。」他早前也是跟此时的斯卡蒂不敢相信他们还能对未来抱着希望，直至阿戈尔与陆上国家重新联系为止，才接受这样的变化；他又说：「而且，我们的共同敌人并不是只有海怪和深海教会。所以，我们将来还会继续狩猎。」

「不是只有海怪和深海教会？」斯卡蒂疑惑问道。

「我们要处理阿戈尔内部剩下的敌人。」乌尔比安拉了下帽子，他也不敢预估现在还有多少个叛徒潜伏在阿戈尔和伊比利亚，哪怕只有一个也不能够放过他。

斯卡蒂认真地思考了乌尔比安的话几秒钟，很快就说自己明白了。她想，只要是听从队长的指令就不会有问题。

乌尔比安没有再说话，尽管他同样有很多话想跟自己的队员说，也准备一套说辞用来回答斯卡蒂的问题；斯卡蒂也想问乌尔比安那时候的他要去哪里，而他又是怎么活下来。但此时，他们只想一言不发地享受短暂的清静。

海水融入黑色的夜晚，带着零散的月光浮浮沉沉在浪潮中，冲刷着岸边无数的沙粒，来到猎人们的脚边又瞬间褪下。咸腥的气味跑到与人类眼泪相似的海水里，又跑到空气中，随风飘扬，与空气中的小水点带走猎人身上沾到的干燥，仅此而已，没再作出下一步的行动，反复循环着，带走干燥，带来潮湿。两人漫步在陆地与海洋的分界线上，跟在乌尔比安身后的斯卡蒂，看着他留下的足印，若有所思，然后，她轻轻一踢足印旁边的细沙。

乌尔比安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斯卡蒂。」

斯卡蒂听到声音也立刻停下，以及挺直了腰背，生怕刚才那一踢会被队长看到。但是，乌尔比安似乎因为在思考一些事情而没有看见，又或者他假装没有看见，若无其事地看着斯卡蒂，「妳这一段还是先别回去阿戈尔，继续留在陆地上。到时候与二队汇合后，我会亲自向歌蕾蒂娅说明情况。」

斯卡蒂瞪大了眼，她虽然很疑惑，却没有对此感到惊讶，也没有刻意追问为什么不能回去阿戈尔，简单哦了一声就当作为回应乌尔比安的话。她心想，如果不回去阿戈尔两三天，她可以先回到罗德岛，也可以去其他的村庄看看，打发时间。她习惯了流浪，有了家乡的消息后反而觉得一种不自然感。

如果是由其他人来当斯卡蒂的队长，可能会觉得斯卡蒂不会追问过多原因这一点是值得其他队员学习，然而，乌尔比安不完全赞同这一点，尤其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完全破解出斯卡蒂体内所流的血液，不能再出现任何因素在斯卡蒂的身上，试图左右她的意志。对此，乌尔比安还说：「我也会过几天才回去阿戈尔。」

「什么？」斯卡蒂愣了一下，「队长你也不回去阿戈尔吗？为什么？」

乌尔比安沉默，他谨慎使用任何一词一句，也因为如此，他反复组织的语句到此刻还没能说出口，仍然在被他反复确认、组织，再确认。斯卡蒂紧张地环顾四周有没有她没察觉到的异常，直到乌尔比安低声咳嗽一声，说：「我们一起行动。这段期间再检查有没有遗漏，以及……」他顿了一下，「妳在陆地上，应该有些事情等着妳完成，也有些人等着妳回去探望。」

「你是怎么知道的……？」斯卡蒂想起自己经过、逗留过的所有地方，包括曾经送她竖琴的村民和安妮塔他们，她固然是



想知道，那些跟自己有所接触的人，到现在是否一切安好。

乌尔比安别过头，看着另一侧的沿岸楼房，「在你们来到盐风城之前，我一直有留意到你们。在那之前，你还教过陆地上的人们学会歌唱，不是吗？」他没有再继续细说更多的事情，避免解释越多出错越多的情况，而且，有些地方，应该是由斯卡蒂亲自去看，让她亲自相信、坚信着——自己不是为他人带来不幸灾厄。

「我……」斯卡蒂一时语塞，她承认自己有教过陆地的人学会歌唱一事，还解释说：「因为他们问我了，我就教他们了。」教会人家歌唱这事，斯卡蒂从来没有一次

的犹豫。

「做得很好。」乌尔比安小声地说道。哪怕海浪几乎能覆盖住他这句话，斯卡蒂还是及时捕捉到刚刚乌尔比安说的话，她感到高兴，一直看着队长的侧颜。

传授和让更多人感受美也是艺术的意义之一。乌尔比安本来想说出这句，但他想了一下，认为这话未必能让斯卡蒂理解到，于是他换了一句：「教他们歌唱的同时，也不会让你们忘掉阿戈尔的歌。」

「那队长呢？」斯卡蒂怯怯地问他是否还能继续歌唱。

乌尔比安又一次沉默不语，仍旧看着远方的景色。

斯卡蒂很清楚，在弑神行动前，乌尔比安就开始不再歌唱，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沙哑。但是，她太了解歌唱对自己与乌尔比安的意义是多么重要，继言语之后，能用来交流的便是歌曲，便是唱歌，他们需要歌唱交流情感，也需要歌唱抒发情绪，更需要用此证明——他们从来不会向只有单程的命运屈服。斯卡蒂想，如果乌尔比安无法歌唱和言语，无人再聆听乌尔比安的歌声，那么，谁又能理解他的情感？谁能感受彼此的孤独感？

他们曾经都像落单的鲸鱼，各自游走在没有尽头的汪洋中。没有同伴应答他们的歌声，旁人只能倾听而无法感受。

——  
歌声在空荡的海洋与广阔的陆地间回响起来。低沉、稳定、且悠扬的歌声游走在边缘，而后传达到两方，「沙哑」仿佛就是用点缀乌尔比安的声音。

斯卡蒂睁大双眼，她听见乌尔比安低声歌唱了，而他所歌唱的，正是当时乌尔比安教会斯卡蒂和其他队员的第一首歌。一时之间，风、海浪与嘈杂的声音都安静下来，聆听着他的歌声，与他曾经所怀的情感。

乌尔比安用实际行动回应斯卡蒂的问题：他不曾遗忘阿戈尔的歌，没有忘记过他教过给同伴们的歌曲，更不会因为生理上的变化而放弃歌唱。

当他唱完一首歌曲后，回头望向斯卡蒂，发现她脸上带着几乎想哭出来的表情，本来想说话的乌尔比安把话吞回去，也没有问斯卡蒂怎么了。

斯卡蒂抑压下哭出来的冲动，她想跟着乌尔比安刚才的节奏歌唱起来，去回应他的歌声。于是她张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放声歌唱，歌唱第二首曲子，尽管她察觉到自己的气息有些不稳，音色颤抖，还是没有直接停下歌唱，最后流畅地唱完一整首歌曲。

乌尔比安无意识浅笑了下，他稍微拉低面罩，重复唱了一次斯卡蒂刚才唱的曲子，间接重新教会她如何唱到正确的音准上。斯卡蒂很快就领悟了他的意思，同样也跟着唱起来。

这夜，失散且落单的流浪者终于在他们第一次来到的地方，终究与同伴重聚，为他们曾经共同经历的回忆而歌唱，为未知的将来而歌唱，冰冷的海水，开始变得温暖。他们也不再是流浪的猎人。





# 奥斯塔弄丢了无线耳机

◎ 鵝安

Artist  
陈祚

责编  
瑶濯

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未曾丢去，“它”一直在你身边

奥斯塔到家的时候，布洛卡和贾维正对付着一大锅蒜蓉小钳兽，个大肉肥，油亮喷香，开门就能闻到。贾维嘴里咬着钳兽，从堆积的壳中扫出一片空当招呼他坐下。

奥斯塔摆摆手，背着包进了房间。身后传来贾维满嘴食物的声音：“奥斯塔，你不吃我们可要吃完了！”

“不了，我不太想吃。”奥斯塔把帆布包扔在麻织的格子床单上，左手摘下一边的耳机。一小时前，他独自在工作室和机械臂模型做斗争，窗外凄风苦雨，天气比出租屋阳台漏水还严重；随即突如其来一声巨响，霎亮的闪电照着惨白的面庞，办公楼里的灯齐刷刷地下班，电脑也罢工了。诡异的寂静笼罩着工作室，天空如厂房的钢板顶，抖动的轰隆声向远处扩散而去。奥斯塔在黑暗中坐了片刻，叹了口气。

奥斯塔把耳机放在一臂宽的写字桌上，上下摸索着口袋。布洛卡走了过来，递给他一条浅蓝色的毛巾。他嘟囔着说了句“谢谢”，揉面似的把头擦干，湿漉漉的耳朵耷拉着，贴在头皮两侧。电脑开不了机，其他人都下班了，他只好先回去。

公交和地铁都停止运营了，他只能冒雨骑回家。

奥斯塔把毛巾扔在一边，打开床上的帆布包，快速翻找着。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耳机壳不在身上。

奥斯塔默默叹了口气。不该把耳机壳放在兜里的，他这么想着，一边走出了卧室。浴室里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贾维哼着走调的《20支烟》；布洛卡正把桌上的钳兽壳扫进锅里，拿进厨房。他穿过布洛卡和贾维的卧室，在阳台上三人晾着的衣服间穿梭，用手快速地试试衣服下摆。这间屋子只有两间卧室，搬进来时抽签决定了奥斯塔一个人住小卧室，布洛卡和贾维住带阳台的主卧。阳台朝南，但楼层太矮，时常照不到阳光。

都不太干，奥斯塔今晚第四次叹了口气。这意味着明天要么穿身上这件淋过暴雨的衣服，要么穿又湿又凉没晒干的。奥斯塔快速地作了抉择，取下几件还算干燥的衣服。

奥斯塔抱着衣服走向客厅，小臂上湿冷的触感让暴雨淋过的身体倍感不适。他打了个寒战。洗手间的门正被关上，贾维

脖子上搭着毛巾，手里握着洗漱杯。看见奥斯塔怀里的衣服，他挤了挤脸。

“这天气真是见了鬼。我们买台烘干机吧！”

“我们没有钱。”浴室传来布洛卡的声音。

“我们也没有地方放……房间太小了。”奥斯塔四下打量。老旧的出租屋只够容纳三个成年人的生活必需品，提升生活质量一概别想。布洛卡和贾维经营着汽修店；奥斯塔只是罗德岛的实习员工，薪资只够自己简单开销和一起交三个人的房租——布洛卡和贾维还让他少付了些，奥斯塔暗自补充，把圆领衬衫挂在衣橱把手上。如果要买也不是不可以，钱挤挤总是有的……奥斯塔把头从湿透的T恤里抽出来，脑内快速规划着下个月的开支。房租五千，三个人吃饭三千起步，只剩两千——活得极端点还是能买的，但是没有必要，贾维也存不住钱。奥斯塔拎着毛巾脸盆，边听着贾维兴致勃勃地向布洛卡规划，烘干机买来了应该放哪儿，边把采购的想法踢出脑袋。

等他洗漱完毕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贾维的话题已经转移到了边上哪里的房源最好。

“他说房间里放不下就换房子。”布洛卡捕捉到了奥斯塔眼中的疑惑，解释道。

“总之，小爷明天闭店休假，马上去看房！”贾维一脸迫不及待。

奥斯塔由衷地希望这是他今晚最后一次叹气，真的。他很久没这么烦心过了：社区市场几周来一直在停业整顿，他们不得不以超出原价五成的价格从连锁超市采购食材和生活必需品；布洛卡和贾维在汽修店一直没什么生意，只能多在社区中心挣上门维修的外快——十天半个月才有一单，委托人还经常是独居的老菲林，贾维

干脆不收他们的委托费；他在罗德岛实习已经一个月了，不出意外很快就要被找个理由辞退，因为他不巧是个感染者；要是耳机不在工作室，他明天还得请出半天假来，沿着骑回来的路——整整五公里——找丢掉的耳机。那是他们三人在哥伦比亚游历时，贾维和布洛卡送他的礼物——庆祝他从哥伦比亚大学的机械工程学院毕业。由于感染者的身份，他们在哥伦比亚找不到像样的工作。风餐露宿数年，他们兜兜转转才在现在的城市落脚。奥斯塔没有听音乐的习惯，但总是随身带着耳机，甚至亲手做了一个耳机壳。耳机壳结实耐造，背面画上了三人的卡通头像。

奥斯塔深知贾维的决定一旦做出，除了他自己，没人能改变。他看向布洛卡，布洛卡回应一个眼神表示自己也会跟着去——奥斯塔感到了些许安慰。没有布洛卡，他迟早被贾维的各种鬼点子逼疯。

希望明天别下雨。奥斯塔躺在床上，听着从出租屋历任租客手里传下来的不知道几手的洗衣机隆隆作响，进入了梦乡。

被生物钟唤醒的时候，奥斯塔没有眼皮上感受到刺眼的光。又是个坏天气。奥斯塔向狭窄的窗外看去。雨没有昨天那么夸张了，稀稀落落地往下掉。他抬了抬手腕，腕上的表告诉他，他最多还能错过两班地铁。奥斯塔取下挂在衣橱上的衬衫，往身上披。衬衫很凉，奥斯塔打了个哆嗦，迅速扣好扣子，走出卧室门。布洛卡和贾维已经出门了，临走前晒好了衣服。他打开空荡荡的冰箱，取走了最后一块圆面包——包装盒上贴着大大的“促销！”，标签上的价格被划掉数次，最终价格是原来的四分之一。奥斯塔转身去拿盒装咖啡，发现柜子也是空的。下午还要去趟超市，奥斯塔默默在日程表上记上一笔。他在坐



上地铁前迅速嚼完面包，祈祷着电脑没被雷劈坏。

奥斯塔在五五分打上卡。有点危险，奥斯塔捏了把汗，下次还是起早点吧。他的全勤一次也没有断过，这是为了给雇主留下好印象，可惜他们并不领情。他在工位前坐下，一旁的洛洛向他打声招呼，看着他地毯式地把桌上桌下翻了个遍。“早，在找什么吗？”

“一个无线耳机。”由于入职才一个月，奥斯塔桌上的东西并不多。他很快完成了查找，不得不接受耳机不在工位上的事实。“你有见到吗？”

“抱歉，好像没什么印象。”洛洛露出了关心的表情，注视着奥斯塔打开电脑，“昨晚又很晚吗？”

“和往常一样。”奥斯塔焦躁地登进系统，快速地点开一个个文件夹。模型文件只有下午的数据。奥斯塔的心往下一沉，点开了软件目录。

“呀……那回去可不容易呀。”洛洛转过身，端起不锈钢水杯，往杯里扔进一片茶包，“昨天的雨真够大的。”

“是啊。”奥斯塔把自动保存文件夹快速拉到底，点开最后更改的文件。仿真软件一阵卡顿，最终提供了勉强算完整的模型。奥斯塔叹口气，保存好文件，准备发送给异客——他的实习主管，而这份文件本该在昨天下班时就发送到他的邮箱。

“要来点茶吗？你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洛洛接完热水，回到工位。奥斯塔简单写完文件说明与致歉，按下了发送键：“不了，谢谢，我不太喝……茶。”

他并不是有意放慢语速，因为他看见洛洛正把半罐糖浆倒进一小杯茶里。“不会太齁吗？”他指指茶杯。

“唔，还可以？”洛洛偏过头，略作思

考，“爸爸一直都是这么喝的。工人们都这么提神。”

奥斯塔颇为敬畏地点了点头。办公室的猫寻着糖浆味踱步而来，围着奥斯塔的腿打了个转，在洛洛脚边坐下。奥斯塔记得它叫罗小黑。洛洛用茶勺在罐沿画个圈，刮下罐口的糖浆，把罐子放在罗小黑面前。黑猫用鼻子触触罐口，小口舔舐起来。

“我不知道猫还可以喂糖浆。”

“哦，大概是不行的——生物科的华法琳女士曾经科普过猫不能吃很多东西，包括糖浆。她很惊讶这个小家伙居然什么都吃。”洛洛轻抚黑猫，后者正把头埋进罐子里舔得欢，“对了，听说有人看到过它变成人。你相信吗？”

奥斯塔的脸上礼节性地浮现出一丝惊讶与好奇。与此同时，一封来自异客的邮件送到了他的桌面，要求他来自己的办公室。奥斯塔不安起来。

“没事的，异客先生虽然看起来不好接近，但他不会刻意为难人。”洛洛鼓励他。他点点头，带上U盘往异客的办公室去。

“听说你这几天一直在加班。”异客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手中搅拌着咖啡。金属的小勺与白瓷杯轻轻碰撞，发出细微叮叮当当声。

“是的，我在尽力用时间弥补经验上的不足。”奥斯塔小心地观察异客的表情。后者面不改色，抿了口咖啡。

“放轻松，奥斯塔，请坐吧。”异客把咖啡杯带着哑光的小勺轻轻放在黄铜镀边托盘上，“或许你也想来杯咖啡？”

“不了，谢谢您，异客先生。”奥斯塔在异客办公桌旁预留的椅子上坐下，这个角度正好能看到最大的那张显示屏，上面是他一个月以来的心血。他的手局促地在身体两侧蹭了蹭，“您对模型有意见吗？”

“意见？不，不，你做得相当不错。”异客的目光随着显示屏上视图的变化而转动，身体靠在办公椅上，扶手随着操作鼠标的手微微晃动，发出轻轻的吱啦声，“如果我没记错，你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有所深造，对吗？”

“是的，两年前毕业的。”看着异客飞快地隐藏一个个图层，奥斯塔不由得擦了擦手心的汗。

异客的笑容不易察觉地扩大了些：“别紧张，你比他们许多毕业生优秀得多……只是我有些好奇，”鼠标最后停在了一个同轴振荡机构上，异客沉吟片刻，看向奥斯塔，“这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不，不是。汽车里经常出现这种构件，把转动变为摆动，我想这里也能用。”

“太谦虚了，奥斯塔。精妙的设计……我还以为国立大学变得接地气了。”异客操纵着键鼠快速划拉着，上上下下观察着连接件的每处细节，“如果额外要求，输入端是特定角速度时，输出端摆动的阻力恒定呢？”

奥斯塔一愣，反应过来异客在说他的模型。“呃——齿轮。输入杆和输出杆各用两个齿轮连接，输入杆上两个半齿，输出杆上两个全齿。”他紧张地抿了抿嘴，脑中飞快地思考有无补充，“之间连杆的长度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异客转向奥斯塔，轻轻挑了挑眉毛。“这也是经验使然？”

“算是吧。我有两个伙计，我们在哥伦比亚见过不少这种好用的点子。”

异客端起咖啡杯，啜了小口。“请原谅我的好奇。你的两位伙计，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

奥斯塔点点头。“我们从叙拉古认识开始就一直在一起。”

“令人动容的情谊。”异客露出了赞美

的笑容，奥斯塔却有些莫名的不安。“你们没有选择留在哥伦比亚发展？”

奥斯塔不知如何作答，他并没有准备好将贾维和布洛卡也是感染者的事和盘托出，却不能为他们为何离开哥伦比亚找到合适的借口。迟疑片刻，他听见异客轻笑一声：“抱歉。你想来杯咖啡吗？”

再拒绝就不礼貌了。他接过异客从右手边第二个抽屉取出的白色马克杯，说了句谢谢。冒着热气的棕黑色液体缓缓倾入杯中，郁馥的香气扑面而来。

“如果想加奶，很抱歉，只有奶球。”异客颌了颌下巴，指指半开的抽屉，“糖请自便。”

“不了，浓缩就好。”奥斯塔隔着嘴唇咬住杯壁，轻抿一口。滚烫的咖啡液沿着唇缝渗进牙间，丰富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奥斯塔没法用简单的酸或苦来形容。它不像叙拉古餐吧里用米黄色圆底陶杯盛的深色萃取液，苦得像西西里卖花女的苦日子；也不像哥伦比亚饮料店里用半顿饭钱买到的工业原料兑水，酸涩又寡淡，几乎可以当水喝——甚至比瓶装水便宜。

“你们从在叙拉古的时候起，就一直从事汽修工作？”

“对。偶尔会打打零工，但都和机器打交道。”

“他们两位现在也是？”

“是的。”奥斯塔嘟囔着，埋头喝了口咖啡，努力不让异客看到自己的表情。一想到三人微薄的收入和捉襟见肘的生活，他就忍不住叹气。

异客露出了表示他了解了的表情，张口欲言，却被急促的“啜啜”两声打断。他瞥了眼跳出的邮件窗口，一口喝干杯中的咖啡。

“感谢你的耐心，奥斯塔。”异客放下手中的白瓷杯，“恕我失陪，凯尔希女士



似乎有事相见……”异客起身，用手掌指指奥斯塔手中的马克杯：“茶杯请先带回去吧，方便的时候还回来就行。”

奥斯塔忙起身道谢，让出一条道，随着异客走出办公室。关门时，异客想起来什么，转向奥斯塔：

“每周三和周五下午是灵活休息的，斥罪女士是否有向你告知？”

奥斯塔点点头：“本来我也想向您请下午的假。”

异客大手一挥，当场批准，提醒他十二点以后再刷门禁卡下班。奥斯塔注视着异客疾步走向走廊另一头，长发与白色衣摆翩然舞动。他端起马克杯，深饮了口咖啡。

咖啡是温吞的，没有加奶或糖，但和热可可一样好入口。

尽管奥斯塔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但一个下午走走停停还是没找到耳机的事实不免令他失望。他开着蓝牙，半跪在沥青路面上朝汽车底盘下看，打着手电筒观察栅栏状的窨井里面，一遍一遍扫视石砖铺砌的人行道。他疲惫又失落，但一想到下一辆车的底盘下，下个窨井里、下一道人行道的砖缝里就可能藏着他的耳机，心中就又燃起了希望。然而，上天似乎并不青睐他的努力，直到家门口，他都没找到丢失的耳机。

一无所获，身上还湿透了。奥斯塔沮丧地回到家里，左耳的一只耳机还摆在桌上，孤苦伶仃。他直勾勾地盯着耳机，仿佛这样就能让另外半只和耳机壳凭空生出来。沉默半晌，奥斯塔轻叹口气，把仅剩的一只耳机小心包好，塞进床头柜里的衣服下，强迫自己不再去想这件事。

日子还是得活下去的，他努力说服自己，先去超市吧。

奥斯塔出门时，正撞见迎面走来的贾维和布洛卡。贾维还是一样兴高采烈，往奥斯塔背上大力一拍——奥斯塔感觉自己的意识一瞬间被震出了身体。

“哟，奥斯塔，你要去哪儿？”

“超市。”奥斯塔闷闷地回答，朝大路走去。贾维调转方向，和布洛卡一起跟上他。

“别那么垂头丧气的，开心点。”贾维的胳膊钩上奥斯塔的肩，“钱可不会因为唉声叹气就变多。”

“我知道，但不叹气就挣不到钱。”奥斯塔低着头，把杀回脑中的耳机再次赶出脑袋。

“告诉你个好消息吧，社区市场今天开放了。”贾维松开奥斯塔，双手背在头后，笑嘻嘻地说道。“前面左转。”

仿佛是为了印证贾维的话，嘈杂的交易声越来越响；穿过墙体斑驳的小巷，曾经的社区市场映入眼帘，锁上近一个月的大门终于打开，摊位内外来往的都是熟悉的面庞，市场里熙熙攘攘。

奥斯塔不由得驻足。他张了张口，话到嘴边又溜走了。“这……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今天，住西边的老菲林告诉我的。”贾维骄傲地炫耀着他的战果，“我们上次修热水器那个。老菲林把我们的新家也安排好了，布洛卡和我去看了，很宽敞，过两天你也去看看。”

恐怖的交涉魅力，奥斯塔默默感叹。他们步入久违的市集，雨后泥土的气息混杂着生鲜的气味，不算好闻，但总能勾起人购物的欲望。

奥斯塔走过一片片货台，脑中快速清点着要买的东西。咖啡，面包，通心粉，番茄酱……洗衣粉也不太够了，也许还可以顺便挑件便宜的速干衣。速干衣比较薄，

就放在床头柜里好了——耳机放在衣服下应该不会压坏吧……

奥斯塔猛烈地摇了摇头。

“怎么了。”布洛卡在他身后伸出手，从货架上提出一箱咖啡，低声问道。

“耳机丢了。”奥斯塔犹豫片刻，把“没事”两个字吞进肚子，嘟囔着开了口。他不想把这件事告诉贾维和布洛卡两个人，一来他不知道怎么开口，二来他没法想象他们俩的反应——他自己都还没准备好接受这件事。但如果只是告诉布洛卡，他还能接受些——毕竟布洛卡什么都不会说，只会一脸严肃地坐在边上听他讲。

“什么，什么耳机？”贾维突然从两个人中间钻出，奥斯塔有些猝不及防，脸上一阵发烧。贾维反复打量着他俩：“耳机怎么了？”

“我们在哥伦比亚买的耳机。”布洛卡言简意赅地概括，“丢了。”

“嗨呀，那就丢了吧。”贾维不以为意地咧开嘴，又一次勾住了奥斯塔的肩，“我和布洛卡给你再买一个，比原来那个还好！”

奥斯塔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有点想哭，但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太丢人了，他想。他抬头看了看布洛卡，布洛卡站在一旁，脸上摆着叙拉古时就养成习惯的凶恶表情，点了点头。真糟糕，他在心里默默擤了把鼻子，现在自己脸上的表情一定很难看。贾维的手绕过他的脖子，在心腔附近结实地点了两下，胳膊贴在他的脖颈与肩背上，干燥而温暖。他注意到贾维的手里攥着张红边白底的票单。

“啊哈，忘了说了，小爷刚去抽奖了。”看到奥斯塔的留意，贾维扬了扬手中的票根，“明天上午现场开奖。”

“你买了什么？”奥斯塔意识到了什么，有些紧张地转头，上下打量着贾维。

“别紧张，奥斯塔。”贾维今天第二次大力地拍了拍奥斯塔的背——奥斯塔怀疑自己的魂迟早有一天要从身体里被贾维拍出去。“只是一点土豆而已。”面对着奥斯塔狼一般的凝视，贾维的笑容突然变得微妙，“嗯，可能比‘一点’稍微多一点。”

他们采购了满满两袋子，还不包括贾维的一麻袋土豆，布洛卡提着都费劲，奥斯塔估摸着能吃个把月。晚上，他们煮了顿一个月以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饭——预制的罗勒叶烤鸡，搭配新鲜的洋葱和彩椒，一人一份通心粉焗土豆，外加一块巨大的布丁。用餐之余，冰箱也被塞得满满当当。

没准真能买个烘干机。躺在床上时，奥斯塔思忖着。

第二天他还是赶在五十五分签上到。他急匆匆地赶到工位，打开电脑就看见斥罪给他发了邮件。顾不上多想，他径直往法务部办公室去。

“坐吧，奥斯塔先生。”斥罪从办公椅上起身，示意奥斯塔在沙发上坐下，从茶几上事先放好的黑色台型咖啡壶里给他倒了杯咖啡，在他的侧对角坐下，扶了扶领口的金色胸针。“我们今天来谈谈你的发展问题。”

“没问题，斥罪女士。”奥斯塔挺了挺背，偷偷在衣角擦了擦手心。斥罪从一打文件夹中挑出一夹，第一页印着奥斯塔毕业时拍的证件照，白衬衫，条纹领带。斥罪快速地清点了文件的份数，抽出其中一份。

“简单来说，你的实习表现很不错，异客先生也对你评价很高。这是你的劳动合同。”斥罪露出了赞扬的笑容，“恭喜你。”

“谢谢您。”奥斯塔颤抖着双手接过厚实的数张纸。合同用淡灰色抽杆夹装订成册，奥斯塔努力去看清上面细密的字，但



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斥罪把剩下的文件放回文件袋。“稍后我会向你说明合同里的关键条款和细节，你有权在充分的时间里阅读与理解条款，并要求我解释。如果你对部分条款有异议，你也有权利当场提出，与我们协商。”斥罪顿了顿，接着说道，“最后，我们尊重你选择其他就业机会的权利。我们不会强迫你留在罗德岛，如果你在两周内收到其他更好的就职机会，并决定接受他们的雇佣，请告知我们。在此期间，你仍是罗德岛的实习员工。两周内如果没有答复，我们将视为你放弃我们的任职邀请。”

“非常感谢……”奥斯塔的眼睛被纸张牢牢吸住，视线来回扫视这份完美的，崭新的文件，这份他一直渴求却从未想象过拿在手上的文件，“我——我没有意见。”

斥罪微微欠身，偏了偏头。“我理解你的激动，奥斯塔先生。如果有时间，我们还是建议您仔细阅读合同内容。如果有问题，请及时邮件联系我。”斥罪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便条，“此外，还有件事。”

奥斯塔恋恋不舍地合上合同。斥罪正要开口，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一个黑色的身影信步闯入，跳上茶几坐下。

“办公室的猫，罗小黑。”斥罪向他介绍，挠了挠黑猫的耳朵。奥斯塔点点头，注意到黑猫嘴里叼着什么。

斥罪显然也注意到了，她伸手去接，黑猫把东西放到她的掌心。一个无线耳机。

“能麻烦你一会儿交到报失处吗？”斥罪打开耳机壳，简单翻看，“少了一只，但没太磨损——稍等，这上面画的是你吗？”

斥罪把耳机背面展示给他，奥斯塔忙俯身去看。耳机背面画着三个卡通头像，一个沃尔珀、一个菲林和一个鲁珀。

“是的。”奥斯塔的心砰砰直跳，“我的耳机前天丢了，正好只剩一只左耳的。”

“真巧。办公室的人都说罗小黑能带来幸运。”斥罪看向黑猫，后者正乖巧地坐在茶几上，左右摆动尾巴，瞪大眼睛，用纯良的眼神看着他们俩。

“言归正传……正如你所知，罗德岛有过半的员工是感染者；这一个月相信你也感受到了大家对感染者的态度。”斥罪朝奥斯塔抛出真挚的目光，“因此我有自信说，罗德岛是一个不歧视感染者的组织。”

奥斯塔点点头，紧紧攥着合同。斥罪指了指他的耳机，“这上面画的另外两位，是你先前向异客提到的两位同伴吗？”

奥斯塔再次点头，心提到了嗓子眼。斥罪接着说道：“如果方便，我们希望能与你的两位同伴进行交流。异客先生表示工程部正需要经验丰富的一线技术工人。”

奥斯塔的心猛跳不止，此生从未这么快过。他在衣摆下狠狠掐了把小臂，很疼。“好的，我会马上转达给他们。”奥斯塔努力控制着舌头，但它格外笨拙，使他说话结结巴巴，“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太感谢您了！”

奥斯塔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天气一片晴好。天是深远的蓝，万里无云；羽兽站在枝头，灵巧地翘动白斑的黑色扇状长尾。奥斯塔开锁进门。桌上放着切开的半个西瓜，布洛卡站在一旁，靠在墙上，端着一片瓜嚼着；贾维瘫在沙发上，脸上神秘兮兮。

“奥斯塔，过来，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个？”

奥斯塔看向布洛卡，后者不置可否地耸耸肩。

“坏消息。”

“坏消息是，早上碰见老菲林的时候，她说我们看上的房子别人租去了，她得再花点时间找像样的房子。”

奥斯塔并未感到沮丧。这倒暂时省了搬家的工夫。

“那好消息呢？”

贾维抬起手，挥舞着手中的奖券：“好消息是，昨天抽奖我们中了头彩！洗烘一体机，10公斤容量，龙门新货！”





Artist: 六千世





# 披萨与玛格丽特

© RainyQuirrel

Artist  
冉枝

责编  
瑶濯

公平和正义是努力追求的结果，就像我们所踏足的大地上，没有没有披萨的地方

博尔托洛蒂突然想起母亲曾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他向来对教区学校灌输的“受难”“救赎”等生死观嗤之以鼻，对炎国什么“走马灯”的说辞也不以为意。不过个中缘由在他将尽的一生中稍有变化：年轻时他鄙薄俗物，将正义与法律尊为凌驾一切的信仰，直到命运逼他亲手掰碎这个滑稽的套壳玩偶，然后将自己塞进一个更为百无禁忌的、名为“生存”的壳中。

而现在他亲身徘徊于生死。杀手含住一口气低头看去，胸口窟窿在冷光下像一口宁静的泉眼。血还有最多十分钟流尽，过量的求生欲在体内不安地奔涌；大脑开始无序地倾倒记忆，比起倒放，更像游戏厅因故障而乱吐一气的扭蛋机。

“因为公平和正义可是努力追求的结果呀。”

第一个扭蛋里蹦出母亲因年久而失真的嗓音，这让黑衣杀手花了好一会才摸到出处。孩提时的记忆比那些死去的脸更模糊，他最后隐约找到某个幼稚的假日聊天。

头等大奖。他不无报复地想着，咬肌从沾满血污的下颌纹起又舒张。花了半辈子去追求\*叙拉古粗口\*的公义，下场可不就是这副等死的模样？

脚步声由远及近，穷途末路的家族爪牙本能地提起一口气。来人在身旁刹住，杀手眯着眼，立即辨认出那件棕色的制式法官裙。

“你是上午追杀那个小文员的凶手。为什么被扔在这里？是谁试图杀你？”

难掩焦急的女中音让博尔托洛蒂只想发笑。“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法官大人。”凶手在最后一个词加上重音，垂头睨着她沾满雨水与泥土的靴子，“我行使刑法典第十四条赋予的权利。哈，这样说听懂了吗？”

“…我认得你。”不顾已浸泡在雨沼中的衣摆，拉维妮娅弯腰，目光几乎照亮杀手的脸。黑衣男人沉默着绷起嘴角，尽力将侧脸轮廓压回帽檐。但面前这位法官的记性显然比他以为的好得多。

“三年前，在索伦托市。博尔托洛蒂法官那场关于法律与底线的演讲博得了满堂喝彩。论坛结束后我找到他攀谈，才发

现那位可敬的法官拥有与我同样的姓氏。”拉维妮娅的语气随回忆而扬升，仿佛彼时的惊喜与共鸣仍历历在目。她扎猛子般蹲下，在杀手西装的内袋上下翻掘；半躺在花台旁的男人侧身以鼻音威胁，最终不甘地归于安静。手腕不一会停住，喇地抽出一块深色的小本：标志性的皮革纹样已被剪去一角，污痕与裂口爬满黯淡无光的封面。拉维妮娅揭开这本再熟悉不过的叙拉古法官证，在第一页看到了那个曾令所有参会者兴奋的名字，和其上已被扯去照片的虚线框。

“别以为你了解我，法官。”杀手的气息愈加不稳，像寒风中松动的窗沿。“我的前半生不过是一堆梦里的疯话，这害得我又花了剩下的小半生清醒。你以为你的美梦有贝洛内家族撑腰，就可以像现在这样俯视我，嗯？你什么都不知道。”杀手想哂笑几声，但气管中的血沫使这变成了一种鲁莽的尝试。他被胸腔拖拽着咳出声，偏头啐出一口暗红。胸前的贯穿伤随脉搏泵出更深色的毒血。

“法典立于底线，正义守护公民，呵呵呵。你莫非还记着那种疯话？我判完案子的那个下午，眼睁睁看到我家在火海中倒塌。知道天亮后还剩下什么吗？台阶缝里半朵焦了的玛格丽特。”杀手逐渐放松了身体，像林间一匹将死的老狼，翻身袒露出肚皮。拉维妮娅以为解脱的仁慈将临，却没注意男人的手已满满蓄在腰后，预备作出他一生中最后的扑击。

“你不会有机会重蹈覆辙了。”一道凄厉的光横空，奔向拉维妮娅喉颈间无尽的月色。

拉维妮娅牢牢扒住副驾席的车顶把

手，看向左侧司机的目光中隐含请求。踩死油门大打方向、急刹急停接加速超车，这位昔日登报的“家族罪犯”似乎将性格中不易察觉的狂野尽数塞进了车技里，法官不得不改用双手固定，来确保自己不会跟着倾角可疑的车辆向外滑翔。

“谢谢你救了我。”忍下又一波轮胎漂移的嘶鸣后，拉维妮娅认命地开口，“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现在应该还在监狱里，而不是一辆持续超速的车里。”

“企业机密。”灰发橙眸的鲁珀无动于衷。

“…企业？杀手也有企业吗？”拉维妮娅反问，得到一阵意料之中的沉默。

“好，那换个话题。”拉维妮娅看向司机，“为什么救我？以及你怎么知道我在追那个凶手？”

“知道建设部长吗？死在就职演说里。”

“当然。”拉维妮娅斟酌着措辞，“卢比奥部长在广播里演说到中途就被掐掉了信号，直到第二天报纸上传出他遇害的消息。”

“没有掐掉。被调了频段。”德克萨斯终于换了换坐姿，从内侧口袋摸出一块方形的小玩意扔向右边。“手忙脚乱的掩饰，在沃尔西尼能收到的只有老古董。广播台集体改制前的路子。”

拉维妮娅接过，端详着手中又小又旧的收音器，同时快速消化德克萨斯刚给出的惊人信息。卢比奥生前长期供职于名不见经传的食品部，而他前半部分的就职演讲正如此部门查获的无数个过期面包一样干瘪难嚼。拉维妮娅努力回想着，直到演说被掐的前几秒，有一句话突兀地露了出来。

“如今的家族是软弱的。”

这之后便是沙沙声，与几秒后一声啾



的终止音。不少人认为这是卢比奥政治生涯“穷人乍富”式的得意忘形，以为升迁到部长便能漠视家族，这才得到了教训。不过第二天登报的遇刺头条还是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毕竟在西西里夫人建立秩序的几十年后，家族处理类似问题的手段早已不至于如此露骨。

不过此事溅起的水花只消一天便杳无踪影。拉维妮娅随着思考一遍遍轻抚过收音器，早已脱去金属漆的按钮陷进面板中，黑黢黢宛如那天演说台上的铤口。

“这意思是？”法官轻轻问了一句。

“听听看吧。”德克萨斯终于减速，在一座画着蹩脚企鹅的房子前刹车，将安全带掷向身后。“我们的安全屋。今晚没人。”

拉维妮娅略有犹豫，但还是跟上了面前的脚步。

进屋，摁下收音器。之后的五分钟里拉维妮娅难掩惊容，一遍遍地回放后半段绝无可能造假的演说。“叙拉古的基底是恶的”，“我们生活在名为家族的牢笼中”，“而我们所拥有的力量正是生活本身”。被匆忙掩盖的精彩与深刻超乎她的想象，但反过来又彻底解释了卢比奥身亡的必然。当拉维妮娅从志同道合的欣喜中逐渐冷静，才发现其上早已蒙了一层注定的悲哀。

“给我听这个，是为什么？”法官快速掖好情绪。

“你受贝洛内家族庇佑，对吗？”

拉维妮娅看向站在窗边的鲁珀。背对月光的茸茸耳朵规律地卷动，在地上投下更加沉默的影子。比起一名不属于家族却无法不受家族影响的法官，德克萨斯家最后的血脉杀伐果决，不事一人，似乎更配得上继承这场演说的遗志。她感到一瞬微妙的惭愧，又在下个呼吸间坚定了想法。

“客观上是的，但这不重要。我守护

法典而非家族。”法官的声音沉着有力，让孤狼想起法槌一次次敲击木板的回音。“在叙拉古前行，总免不了被家族的杂草绊住脚。但若牵绊成为掣肘，我不会纵容。”拉维妮娅顿了顿，“就像你一样，不是吗？”

德克萨斯不置可否地叼起一根巧克力棒。“卢比奥的死与贝洛内家族直接相关。”她转身，一对狼眼在安全屋的黑暗中划过，像枕在黑丝绒里的一柄冷刀。“如果我们从这场演讲中听到了相同的东西，我期待你接下来的行动。”

“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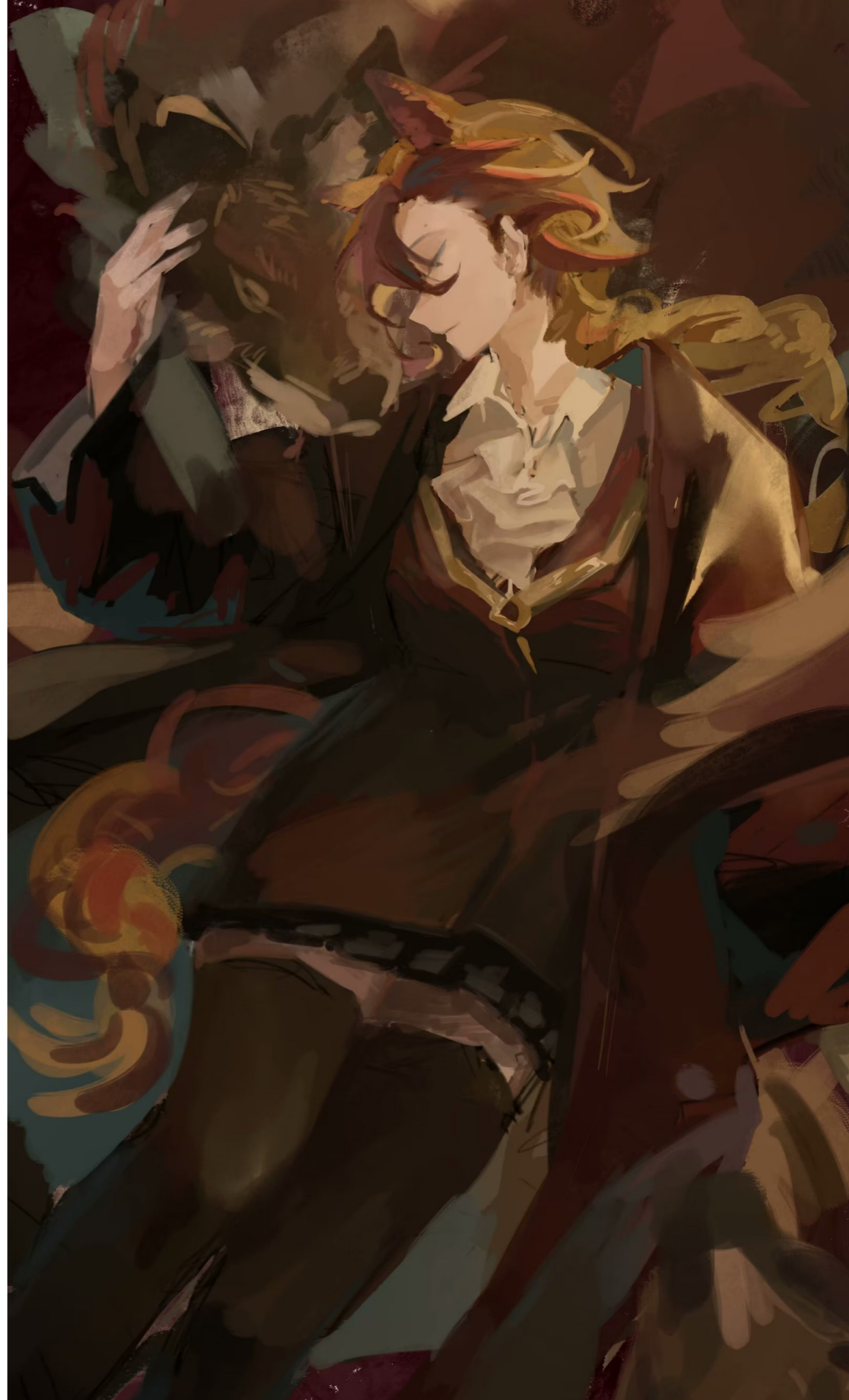
“两条。贝洛内家近一月暗中的人手调动已露出端倪，而卢比奥接班建设部长一事由萨卢佐家授意。”德克萨斯点了点一旁的木桌，两张手写字条被对齐钉在一桌剧本草稿上，正用自由的另一端触碰月光。“十二家族中仅萨卢佐可与贝洛内争锋，剩下十家不过是在分汤水喝。至于法官小姐打算如何求证，决定站在哪里，我会等等看。”

“你想做什么？”

“将真相告知一位声誉清白的法官。嗯，也算是尽了我的公民责任。至于我，只是因为身边有不少同样痛恨‘洗牌’的伙伴。好人们不该再像筹码一样被装进袋子里。”

“最后，不是问到我的企业吗？”德克萨斯在外套口袋探了探，用两指夹出一张名片。拉维妮娅接过，看到黑白相间的卡片上戴着夸张墨镜的烫金企鹅图标。背面是一串龙门的地址电话，印着几条深浅不一的巧克力痕。

“企鹅物流。我们的工作搬运生命和死亡。”





白日的米兰剧场不比夜晚的人声鼎沸，拉维妮娅在经过客座时感到罕有的宽敞。这会上演的是一部古典悲剧，以依稀的观众来看，显然不是在白天炒热气氛的最佳选择。贝纳尔多不常犯这种错误，拉维妮娅想，他对艺术的重视与对上座率的重视同样严肃。

不过也好，省的她侧身去避让一排参差错落的腿。拉维妮娅一口气走过客座通道，来到最靠近舞台的包厢区。歌剧的乐音愈发贴耳，她逐渐记起了这个选段，为了纪念一个神话中飞向太阳的可怜人。

迈入包厢，剧团团长贝纳尔多已经落座，背对着她检阅着今日的演出。从宽大的沙发后只看得见家主的长袍翻领与一丝不苟的背头，一如过去数十年。拉维妮娅驻足凝视，发现自己或许从未看透他。

年少时的拉维妮娅受过贝洛内家族的保护，但这份稀薄的联系在她考取法学院后迅速从表面隐去。法官与家族，两个同在叙拉古舞台上你拉我扯的牵线木偶。拉维妮娅在这舞台见过不少来去匆匆的家主，尽管性格各异，但一眼就能看出那些眼神下的嗜血。家主就是头狼，贝纳尔多小时候告诉她，而狼生来就是要吃肉的。

但她时常据此审视贝纳尔多自己。白日剧团的团长在戏剧与演出上造诣深厚，又广交名流，一手扶植起剧团的同时还勤于与大地上形形色色的机构合作，全然一副献身于艺术的雅观气派。如今米兰剧场已成为叙拉古远近闻名的歌剧中心，而鲜少有热衷歌舞剧的观众与评论家知道剧团团长亦是一名头狼。或许是最强盛的那名，拉维妮娅想，但她总是极难从他的眼睛里看到对暴力的渴望。比起其他甚至不屑掩饰的家主，贝纳尔多更像一匹已经腻烦了

征服与杀戮的掠食者。他的眼神总是比其他头狼更加遥远。

拉维妮娅摇摇头，驱散这些无用的思绪。叙拉古家族每二十年有一场不成文的无差别争斗，因死伤惨烈、利益诱人与分配自由，黑话称为洗牌。有次火拼结束后，贝纳尔多曾向刚进入法学院的她表达过对此的厌倦，这让年轻的拉维妮娅瞠目结舌。站在法官的立场、站在家族的立场，她愈加思索愈不得其解，只好认为是他被打傻了。那之后两人再没提过此事，但经过数十年法官生涯的打磨，她从不同的路缓慢走到了相同的终点。卢比奥的死亡，德克萨斯的救援与密会，新沃尔西尼城区的暗流涌动，将近的洗牌。拉维妮娅知道家主在舞台中的某些角色往往身不由己，但她首先是，也只能是一名法官。

她径直入座，没有寒暄。面前的歌剧徐徐拉开架势，乐团合奏，开始为主人公的登场垫下悦耳的织体。

“剧团团长对卢比奥的死亡有何高见？”

白衣的头狼略略动了动扶在拐杖上的手指，沉吟开口。“是家族。他那些话说的太早了。”

拉维妮娅开始觉得面前几十米妆容华丽的演员们面目可憎。“话说的太早了，哈。”她尽力克制着，“卢比奥的演讲如果没被掐掉，民众的思想，法律的边界，这些改变将不可估量。莫非家主认为质疑家族，是一介平民配不上的特权？”

“正因他是平民。我是家主，我知道家族能有多轻易将锋利而脆弱的思想掰折。类似的工作倘若能完成，亦必经家族之手。在那之前，我会毁灭所有必要的人。”

“为了毁灭家族而将呼吁毁灭家族的人杀死。”拉维妮娅朝地板摔下一声冷笑，耳边低回反复的旋律如吸虫般恼人。“剧团团长该管管手下人的排班了，我看今天正

适合演一首谐谑曲。”

剧团团长面如平湖。“牌已洗好，近期不要再接触莱昂与家族，你那边的案件不会有所牵扯。沃尔西尼新城区将成为第一个舞台，善赌的萨卢佐是时候赔光了。”

舞台进一步拉起。画满海浪的布景在欢呼中展开，主角以蜡粘结羽翼，对着孤岛纵声歌唱，舞出狂喜的步伐。

“两败俱伤，其他家族不会跟着你赌命。在死地中面临群狼环伺，这就是你的计划？”

“投入新城区的力量不会是我们的全部。尽管确实是绝大多数，为了请剩下的客人入场。我已打点好十家的利益分配，在第一场戏开幕后，他们会结盟，等到决出最终的胜者。但新城区的台子太华丽，若贝洛内家族真与萨卢佐两败俱伤，若两方拼到再无可能东山再起，饿狼们便等不到散场。”剧团团长勾出一个标致的笑容，内里的情绪被他隐在嘴角完美的弧度中。“不会有第二场戏了，瓜分腹背受敌的贝洛内将是他们无法拒绝的美好结局。”

“哼，那你的饵最好肥得流油。谁去带队？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人手早都被你分散，几个领头的也赶不到新城区。莱昂刚结束建设部一案的传讯——”

拉维妮娅如遭雷击。她终于意识到了贝纳尔多与她的会面为什么选在这里，或者准确地说，选在这场歌剧中。男高音雄浑悲怆，字字入耳，复调的管乐声部排山倒海而来。舞台渐入高潮，她颤抖着嘴唇，已经预知歌剧演员即将唱响的下一句词。

——而我，而我将成为伊卡洛斯。

“这就是你的计划？”她几乎跃出沙发，分不清胸腔中冲撞的是愤怒还是惊惶，“用新城区、用\*叙拉古粗口\*你自己当诱饵，让所有家族在你设计的火拼下团灭？”拉维妮娅冲面前纹丝不动的白袍

怒吼，“这就是你为家族设计的结局？你凭什么来当这个\*叙拉古粗口\*先知！十家另有计划怎么办？萨卢佐老狐狸有底牌怎么办？贝洛内家要是出一点岔子，你在哪里？！”

“莱昂会确保结局没有意外。”贝纳尔多双手平拄拐杖直视前方，歌剧中的羽人此时正被太阳灼断翅膀。“你不清楚这些年在十家安插的楔子，而我知晓五天后他们可能的所有举动。莱昂亲领的那支力量，正是足够贝洛内家彻底消灭其他所有人的余数。”家主转头看向拉维妮娅，眼神分不清是餍足还是解脱，“我仍记得你执意报考法学院而离开的那天，拉维妮娅。就像我说的，我会先毁灭所有必要的人。”

拉维妮娅寸步不退地怒视着，直到脸颊传来线性的痒感。她意识到自己正在流泪，又意识到自己有多想驳倒眼前荒谬却牢固的逻辑。冷酷的理性在立论争辩，柔软的感性想劝告拦阻；但面前这双眼睛仿佛遮在雾里，吞没了她试图发出的每一个音节。

封蜡与羽翼的残烬随风而散，舞台上的伊卡洛斯终于坠向海底。

## 四

企鹅物流安全屋。

“我与贝纳尔多的最终目的一致，现有的家族格局必须被打破。”法官疲惫而平静地陈述。桌旁白色的狼眯眼把玩着刀锷处的日晷，灰色的狼与贝洛内家少爷同坐，后者眼中仿佛有滚涌的岩浆。“但我要家族在名义上存在而实质上在瓦解，这是唯一的破局之手。”

“贝纳尔多注定失败，是因为他不得不下莱昂作为后手。只要洗牌后仍有家族残余，那么新的家族体系在废墟中生长



不过是时间问题。莱昂以为他能凭借在决战中建立的威信约束成员，使贝洛内从此成为独立于西西里体制下的进步家族。还是错。叙拉古的家族里没有哥伦比亚的血，你们通用的语言最终只有暴力。在足够堆满一座城的利益面前，谁以所谓的新秩序挡路，谁将成为孕养新暴力的祭品。就算有家族新领袖的名头，莱昂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一个终生架空的姓氏。家族时代永不会结束。拉维妮娅叹了口气，旋即露出一丝无奈的笑。“亏他曾经还坐在披萨店里指责我的天真。”

莱昂图索从嘴唇缝挤出一丝空气，分毫不让地嘲讽了回去。

“而你们，德克萨斯，”她望向两头性格迥异的孤狼，“你们的对抗与牺牲在道义上值得传颂，在实践上毫无价值。巨狼之口数十年间撕碎的好手何止上千，你们将被彻底从叙拉古抹去生命、名字和思想，就像投入井口的石头。这片泥潭不会有任何改变。”

“那我们怎么做？”疯狂的白狼冲她无所谓地咧嘴，而灰狼已掩饰不住尾巴尖晃动的焦躁。

法官轻轻扯了扯嘴角，看着贝洛内家族年少的领袖。莱昂挑了挑眉毛，他从那微笑中竟同时读出了稳操胜券的自信，和孤注一掷的狂热。

“我既不是打手，也不是家主。我所能做的，也只有一场审判。”

……

“主犯莱昂图索·贝洛内，及相关家族成员。你们是否就卢比奥遇刺一案认罪？”

有着一头硬挺黑发的青年在被告席上缓缓点头，明黄色的眼睛中看不出什么波动。贝洛内家族的所有残党今早刚被从各处安乐窝中揪出，蒙上眼绑来沃尔西尼法

院。卡车撞出的巨大墙体残缺仍无人修复，远望像某种前卫的开放式半露天设计；等叫骂不断的家族成员扯下眼罩看见少爷，洒满阳光与尘土的大半个法庭登时落针可闻。领袖沉默地打了个手势，队伍迅速一字排开，列在被告席后方。和往常一样，打手们开始熟练地各找姿势，走神打盹。在他们的经验中，沃尔西尼的审判程序就像这座法院一样四面漏风，其结果在墙外就已注定。只消在这里或监狱消磨些时间，一切照旧。

只有法官与被告知道今天的戏码才刚刚揭幕。交换了眼色，法官开始在心中倒计时。

“我在此宣判，处主犯及相关家族成员二十年监禁。”

无事发生，被告席后传来隐约的鼾声。

“并将新沃尔西尼城区火拼所得尽数充公，由市财政部执行收缴。”

一只羽兽落在残破的墙垣，点点头，摇摇头，又如风般掠去。

“但念在投案自首及认罪态度良好，不处剥夺灰厅席位之附加刑，其间议事由市政府代理负责。”

拉维妮娅落下法槌，并在下一瞬间同时感到手臂传来的僵直，看到听审席上轻轻亮起的一圈光环。

法院再度陷入诡异的死寂。除拉维妮娅与莱昂图索尚能控制面部肌肉，底下勉强成排的家族成员先是表情各异，而后集体凝固。人群颤抖着争相跪倒在地，扬起的灰尘短暂地遮蔽了一方阳光。

“二十年监禁的同时保留其家族议事权，有趣。告诉我，我的法官：你因何作此宣判？”

平缓的嗓音在法院内响起，声音不大，却让每个人感到犹在耳边。站在这个国度权力之顶的女人于拉维妮娅右手边现身，

无人直视，无人质疑。

“因为您等不了下一个二十年，沃尔西尼也等不到下一轮洗牌。”拉维妮娅看着西西里夫人缓缓绕行至法桌前，华贵的狼毫大笔流出柔和的曲线。“贝洛内家族在名义上仍然存在，但由政府代理的议事权将确保他们二十年内无法再堂皇行走于叙拉古，行使恐吓与暴力，逼迫民众臣服于他们的意愿。家族是蒙在叙拉古眼睛上的纱布，它存在一天，人们便懒于向外张望一天。大地上不同国家的碰撞已经改变了如今的叙拉古，而若我借此机会扯下这块腐朽的纱布，只需要一小会，人们就会凭本能睁眼向外索求，意识到这片土地千年来理所应当的家族原来如此多余。”法官手心慢慢渗出汗水，但声音如晨钟般不可动摇：“在我所生活的叙拉古，没有谁不因家族而委曲求全，牵绊难行。或许这些在您眼中只是必要的牺牲，但今天，经由您制定的律法终于触碰到了名为家族的藩篱。”

“精彩的论断。”淡妆下的脸庞依稀看得出年轻的风韵，面色不改的妇人轻轻拍了拍手，然后缓缓按住桌角，手镯滑落相碰，又发出几声脆响。“但据我所知，叙拉古的法官以践行我的意志为荣。若我今天特赦贝洛内家族，拉维妮娅法官该作何声明？”

西西里前倾身体，逼迫拉维妮娅不得不与她对峙。法官平视向前，竭力稳住心神。叙拉古的主宰有着棕黄的瞳孔，灰度浅淡，盛不下一滴情感；随年岁褪成浅色的毛发拱卫周身，让拉维妮娅想起古时荒野中吮吮骨髓的白狼。

“…我依律法宣判。与拉特兰合著的法典已是您意志的彰显，而对其的解读与实践属于全体法官。自律法颁布、法院建立数十年，您从未以个人身份干涉任何一

场审判。我钦佩您对律法与程序的尊重，并将秉持等量的尊重照此行事，一如既往。”

万物阒寂，眼前的妇人似是没听见任何声音，不置一评。但兽的直觉告诉拉维妮娅此时正是生死攸关，容不得一丝犹豫与退缩。行人于夜路撞见狼母，如不舍命一搏，必将尸骨无存。

“若您以个人意志干预这场审判，则等同叙拉古背弃六十年律法；若您借这场审判重新审视家族，则将为叙拉古洗去千年沉痾。如今的国家必须直面变革，”法官终于换下第二口气，想借势把法槌放在一旁，但竟感受不到手臂的存在；“…而我希望您能从中引导，正如您彼时与圣城的神父回归故乡。”

教母缓缓拔起腰肢，面颊上的浅纹仿佛能吞噬法院内所有的光。

“拉维妮娅，我意志的代理人。”年长的妇人语调逐渐低沉，法官感到无形的獠牙正扯碎空气黏上她的皮肤。“六十年。自我从拉特兰归来，自灰厅建立，违抗我意志的皆为尘土。不可一世的德克萨斯如是，三次洗牌中无数消失的家族如是。远在他国如是，近在眼前如是。我以家族为耕犁，在荒野中开辟国度；我以律法为栅栏，在国度中育养后人。”不同于拉特兰式教堂中对主舒缓而轻盈的祷告，西西里夫人的称颂直指自己，带着荒野中嗜血的狂放与无尽的重压，“在所有将死之人中，你最该懂得，秩序是我赐予暴力的法袍；你更该懂得，秩序的尽头必由暴力撑张。”

“而你想以我的秩序驳倒我的暴力，呵。”教母骨节分明的手掌朝着法典缓缓按下，纯银的素圈戒指不动声色地嵌入厚皮封面，将下午三点的阳光折射成冰。“你怎么不怕我当场撕了这本词典？”

远处的眼罩下飘来一声轻笑，不知是



赞许还是同情。

拉维妮娅用尽浑身力气接住妇人深不见底的目光，接住意识中正朝她轰然倾塌的一整座法院。终于在某个时刻，她浑身一松，几乎瘫倒，然后看见面前刀剑刻出的皱纹缓缓舒展。

“跟我来。”

……

“恭喜。灰厅果然没那么好进，即使我们早都做好了准备。”

夜色温柔。从楼顶望去的沃尔西尼灯火错落，人烟婉转。四位逃离家族的狼与一手巩固家族的头狼划地相争，最终在夕阳时分得到了地图上的一块方格，得到了一抔或许足够承载希望的土壤。

前贝洛内家少爷从灰厅奔向新区料理后事，德克萨斯轻轻竖晃着尾巴，眼神宁静地看向一旁枕臂仰躺的拉维妮娅。远处街口，白狼嬉皮笑脸地仰头冲她做出鬼脸，而后头也不回地走向荒野。

“现在想想，我有过几次看见你在那家披萨店和莱昂图索交谈。第一次碰见刺杀那里。”

“是啊，那里曾是我和莱昂不谈家族不吵架的圣地。他总得找人说些台面上难以出口的话，我也总得往回看看。没想到一场刺杀改变了一切，哈，在街上随处可见的一家披萨店。”

“我曾经也有常去的店，它已经消失了，老板死在了巷子里。”德克萨斯笑了笑，侧脸不似怀念，更像惋惜。“我们无法改变过去的叙拉古，无法改变那些永远停在那里的人。”

“但路总要往前走，即使我们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泥沼，至少它们不再会像从前那样。”拉维妮娅声音飘渺，像在水中挣扎太久，终于因上岸而脱力的人。“我有我的法槌，你有你的剑。虽然家伙不一

样，但我们终归会在前方相见的。”拉维妮娅转头看向德克萨斯，扬起嘴角补充了一句，“我坚信。”

德克萨斯轻轻点头，在法官平铺于地的宽大衬袖上放下一颗蓝莓。

身形轻盈的鲁珀跃下楼顶，像第一次甩掉了背上如影随形的十字架。拉维妮娅轻轻嗅着空气，灰狼的最后一句话如薄荷般散于夜空。

“那么，希望你常吃的那家披萨店仍然开下去。”

## 五

拉维妮娅扣上袖尾最后一颗纽扣。

有关新沃尔西尼的大小事项在灰厅的雷霆手段下被迅速摆平，过往规划中的小小城区现在已托载着全套动力设施与指挥塔分离。但西西里夫人与主教似乎对余下的俗务兴致寥寥，与其他老面孔们在新城市的启动仪式合影里一并隐去，留下满是年轻人的澎湃笑脸。

而新法官的就职典礼在修葺一新的法院举行。新城市的法官制服与之前并无不同，镜子中穿戴整齐的映象也已重复过千百回。但不知为何，拉维妮娅觉得这份重复正与自己曾行过的三十七个冬夜缓慢地背离，像列车终于驶到了人字形的岔口前。

她感到某种面临抉择与改变的不安。自从习惯了沃尔西尼冷铁色的框架，习惯了在庞然大物们的夹缝中机械地行走，她正不可避免地疲于愤怒与抗争，将自己束手铐在道德的铁枷中。而今她脚下的这座新城用身边无数破碎的生命与理想换取，可谁又说它不会从相同的土壤中长出的面具，在装潢一新的框架里？沃尔西尼的面具总将污秽藏于其下，让行人看不见

那些注定失败的挣扎；面具总带来虚伪的秩序，每个看似体面的名词背后都拄着那些大名字——西西里夫人，萨卢佐，贝纳尔多。

啊，贝纳尔多。拉维妮娅忽地记起年幼时的一次遭遇，那是尚值壮年的家主将她领进家族时遇到的帮派火拼。奇怪，她想，履职数十年所经历的威胁与凶险早已不可胜数，怎么偏在此时掉出一块有惊无险的边角料？

但记忆已如落幕般滑向她。

“我不允许。”

贝纳尔多的语气如晚风般平静，仿佛在陈述天上正有两个月亮。

“你\*叙拉古粗口\*的脑子里进石头了？”打手斜支起脖颈，用看傻子的目光刺他，“我说，乖乖掏出那块怀表，然后跟着我揍死对岸的狼崽们，你才有的活。家主现在就在路上，用不了五分钟就能灭了河对岸那帮蠢货，再顺手捏了你和这崽子不听话的脑袋瓜。你\*叙拉古粗口\*不允许？难道家主的腿长在你身上了？”

拉维妮娅拼命咽下喉咙里翻搅的恐惧。幼小的鲁珀躲在家主身旁，恨不得捏断身边男人的风衣系带，但胳膊软得像煮烂的通心粉；十月傍晚的沃尔西尼寒意渐深，周遭刀剑的火星和爆炸的光焰又几乎使她中暑。她的小手挂在风中飘摇不定，恍惚间听到身旁的男人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并不属于家族的她下意识转头，在一片眩光中找到家主磐石般的眼睛。

“我不允许。”

那是面临失序与混乱的宣告，因不屑表露身份者正是秩序的代言人。旧日秩序正是由这样的强人维护，帮派的头狼，家族的头狼，国度的头狼。但头狼们圈定的规则随时光流逝而式微，她看在眼里，想举高手中布满荆棘的法典。可仅凭一沓法

典代言秩序何其困难，她手中只有一丛荆棘染血，她身后已有一排逝者无言，她面前将有无数锐口漆黑。

“我不允许。”

拉维妮娅在心里重复着默念。直到睁眼，借镜子与三十年前那道目光再度对视。

法官于是转身走向法庭。

## 六

“因为公平和正义可是努力追求后的结果呀。”

这周六是个好天气。

叙拉古的夏季炎热潮湿，而索伦托市今日走运，正在阴云的尾巴上享受着初晴的午后时光。阳光柔和温度宜人，休息日的人们互相招呼，在自家小院里张罗起了烧烤派对。街边拐角的医生宅邸内，开满半个院子的玛格丽特露珠未褪，在波光中携风欲舞。一旁面露难色的法尔科内正试图以多年来使手术刀的经验驯服烤架，年轻的夫人在吊椅上抚摸着孩子的头，露出羽毛般柔软的微笑。

小博尔托洛蒂在妈妈怀里耷拉着脸。周四放学时要好的朋友被什么家族的打手拖进巷子一顿修理，男孩呆在当场，短暂的断线后连滚带爬地撞入家门。事后既为自己小小的怯懦感到羞耻，又愤怒于家族成员的肆意妄为；即使第二天上学时抓了两颗糖果去安慰一身淤青的同伴，也没能抹平心里那块疙瘩。脸色涨红的男孩终究憋不住，在休息日父亲自告奋勇奔去烧烤时，拉着妈妈略带委屈地讲了一通。“为什么书上讲的公平与正义没能实现呢？”他闷声以问句做结。

听到母亲回答后的小博尔托洛蒂把头埋的更低：“所以是因为我那天没去阻拦他们，没有追求公平与正义，才会这样吗……”



妈妈?”

衣着考究的女士托着下巴，淡黄的裙裾在草地上思考般摇曳。不远处的丈夫正手忙脚乱地与烤架、案板和十一种调料罐搏斗，角落高大的石松矗立如伞冠，向吊椅投下明暗斑驳的影。

“这不怪你宝贝，因为公平和正义一直都是很难追求到的东西。”母亲终于开口，视线顺着树冠的方向望去，“还记得爸爸之前出差带你远远看过的灰厅吗？那是西西里夫人和光环叔叔马上就要工作的地方呢。等新的秩序从那里制定好之后，乱七八糟的争斗或许就要结束了哦？”

小博尔托洛蒂陷入了短暂的思考中，皱起的眉毛舒展又缩回：“可是那里的秩序…会是公平与正义的秩序吗？”

母亲的目光狡黠：“谁知道明天午后还会下雨吗？”

“可如果…”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宝贝，如果那样的秩序里仍然没有公义该怎么办，是吗？”

看着怀中孩子点头，母亲笑着捏了捏他绷紧的脸蛋。

“因为即使很多人要首先顾着生

活——就像我们的小机灵鬼先想着跑回家一样——也总有充满力量和勇气的人们想办法去追求的呀。曾经大家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小鲁珀垂着尾巴，眼神看起来更加迷惑：“即使他们要和西西里夫人作对？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因为公平和正义其实就像，嗯…披萨！”母亲四处望望，然后啪地指向烤箱，冲男孩调皮地眨眨眼，“虽然常常有坏人关上披萨店的门，吓跑老板和厨师们，但大家对披萨的向往和热爱可不会减少呀。过上一阵，找找同伴，总会有新的披萨店开起来的哟。”

“那我长大后也可以找个好地方，开一家披萨店吗？也可以在…在灰厅旁开一家大家都喜欢吃的、西西里夫人也喜欢吃的披萨店吗？”

稚嫩的法尔科内犹豫了一会，这才鼓起勇气抬头。母亲的笑容被云朵晕染，门前玛格丽特溢出几叠金黄。

“当然了亲爱的，这片大地上没有没有披萨的地方。”

■





# 武魂

◎ 广英和荣耀

Artist  
啊文

责编  
广英和荣耀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武魂 - 龚琳娜

一种很刚强的东西，消失在一个很妥协的年代。

她看到曾在城镇小巷间逃跑的自己，于是负罪感上涌，在她的皮下颤动，欢快的游泳，转变成了一种朦胧的痛楚；她看到那个时候，那个将成为她二哥的人提着她的衣领对老人说：“师傅，抓到一个小偷！”；她看到她和大哥瞒着二哥，偷偷分了师傅的一壶酒。大哥喝不惯，她却喝的津津有味。师傅推门，两人被吊在门梁上；她看到因她喝酒误事，跌下了擂台摔断腿，大哥才代她上台……

她看到了被逐出师门那天，武馆门口那条大道。大道上没有，只有秋后的落叶。她那时候一手抓着行囊，一手握着酒瓶，没有回头看背后的师傅和二哥。

她一直在走，一直在逃。酒精蒙蔽她的双眼，让她逃的更快，带她向她自己也不知道的方向。那个方向或是五彩斑斓，或是漆黑一片……但是都无所谓——她追逐那个方向，只是为了不回头罢了。

一阵颠簸让叶梓抬起头，她又喝醉了，趴在桌上就像一滩烂泥。

那个叫桑葚的医生走过来，怀里抱着一叠报纸：“呀，您醒啦。”

她晃了晃脑袋，试图让思维驱逐酒精重新占领高地。“……哪来的报纸？”

“这是和过往商队交换的报纸哦。根据……根据报纸的消息，粤通城很快就会停靠在这片荒原附近。城里应该是有罗德岛的驻扎小队和办事处的，这样……”

桑葚医生将报纸放在桌上轻声解释道，声音柔柔弱弱。

几天前，她还在一个荒野营地喝酒厮混。晌午时候，这个自称桑葚的年轻医生来到营地，询问是否可以在这里休息几日。她打个酒嗝，告诉医生这一带多土匪巨盗，还是赶快离开的好。医生说她和救援队走散了，正在等待接应。

那时候叶梓的脑子好像是被酒精统治了。“你雇我，给我酒喝，这几天我保护你。”

她这么说。当时的她还不知道桑葚医生是个怎样的人——如今叶梓知道这是个温驯而不出格的孩子，恐怕就算她发起酒疯攻击桑葚医生，医生也不会还手吧。

“别聒噪了，你知道我没兴趣像你一样把事情安排的明明白白……”叶梓的脑

袋又垂了下去，瘫在那叠报纸上。她看着报上硕大的新闻头条，嘀咕道：“粤通城……北武南下，六合街设擂台……”

“怎，怎么了么？”

“我……唉，医生，把你送到那里是吧？我是真的不想再回到那儿。”

黎博利医生有些疑惑：“叶梓小姐，您很讨厌那座城市吗？”

“那倒不是……”叶梓嘀咕着，想要伸手去摸酒瓶。但她记得医生建议她少喝点酒，便像蔫了一样的倒在桌上：“这城里……有几个我没脸去见的人。”

粤通城，山坟间，石墓碑。石墓碑前是两个人。

老人看上去命不久矣，身体清瘦如脱了水的芦苇杆。他坐着轮椅，艰难的呼吸让干瘦胸膛一起一伏。年轻人身材中档，四肢干练，斯斯文文。他半跪在墓前，一擦一擦的拿出纸钱点燃。

“哥，我和师傅来看你了。”

风吹过墓碑，带起一小阵刮擦声。和风声拌在一起的是老人鼻腔气体进出的声音——他的呼吸蕴含着一种名为艰难的阻塞感，仿佛声息置于狭隘的峡间小道，交互不易，人不敷出。

年轻人捡起一根树根，挑动燃烧的纸钱堆。“粤通到底是开放了，不像二三十年前。现在政客出钱，宣传出渠道，武馆的繁荣是假的，不教真本事，只是凭着名头赚钱——师傅不想弄这一套。他说教是教，不教是不教，会武术的当是武人，武人当有武魂。他只教了我们仨。”

“我知道您打死人的事，是那十九家武馆的报复，师妹当初喝醉也是因为他们下药。师傅自从为你放了三升血，几年里身子快速的衰败下来，一天不如一天，恐怕大限将至。”

“哥，师傅不行了，你因愧自尽，师妹摔断了腿又被逐走，叶家拳保不住了。”

风声将歇，山道上传来脚步声。

年轻人回过头，看到四五个人走出环绕山坟的树林。于是他先恭敬的对着石墓抬手颌首，才转过身来。风嗖嗖的，吹得人脸生疼。

擂台自然是有擂台的规矩的。所谓活擂，就是摆擂双方各出人一对一，手下留情；与之相对的就是死擂，双方一个接一个的打，生死不论。曾经粤通城尚武，凡事都要武馆做个定夺。外人若是想做武馆不允之事，就要摆擂踢馆。年轻人叹了口气，当初师傅就是打擂打了十九场，把十九家败类武馆踢出了粤通，才打出了叶家拳在粤通城的天下。

来的几人，为首是个留络腮胡的汉子。他对年轻人双手一供，说：“叶文书师傅，久仰久仰。”

叶文书看着他，什么话都没说，片刻，才伸手做礼。

络腮胡大汉左右两人走出。他们一人解开系在腰间的子午刀，一人从衣袖中甩出乾坤袖胆。原本安安静静在山坟间突然吵闹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从山林中显现，带着被布包裹的武器，站到络腮胡大汉金着的身后。算上金着背的阔刀，二十样奇兵异械在荫间阳光下熠熠而立。

叶文书将轮椅轻轻推到身侧，往前走了一步：“比武对拳，设台设擂。要打回去打。”

老人仰起头，干瘦身躯软在轮椅上，突然绷直，又瘫软下来，又绷直，不动了，像一捆干枯柴。

语刹那间，子午刀先一步突至叶文书面前。出刀者压低身姿，一条手臂如毒蛇蹿出，让刀尖直驱叶文书面门！叶文书的脖子却没有转动，脚下步伐微挪错开刀锋，



反收手臂敲在刀客的后颈上。袭者还未收招便眼睛一翻，软了下去。

刀客倒下的时候乾坤袖胆才刚到，武器的重头急速平挥，袭向年轻人脖颈——但叶文书更快，在转身恢复重心的同时一只手探出抓住乾坤袖胆的链条。他一抖手，乾坤袖胆便歪了方向，狠狠砸在使用者的手上。来袭者哀嚎一声，乾坤袖胆脱手，只有链条被叶文书抓在手里。

叶文书松开手，乾坤袖胆落下，摔在地面山道凹凸不平的小石子上，发出清脆的咯嘣声。那人一愣，慌不迭拉起已经昏迷的刀客。

年轻人叹了口气，又面向络腮胡大汉说道：“金着，就算你是北边来的，不管踢馆的规矩，也要回去打。”

金着有些挂不住面子：“行，听叶师傅的。”

接着他转头对身边一众小弟：“大人比武，你去吧。”

叶文书不再正眼看他，转身走到老人身边。他弯下腰，细心而轻柔的掸去落在老人膝盖上的秋后枯叶。老人的眼睛已经昏黄浑浊了，恐怕什么也看不清。他绷直的身子还是一动不动，歪斜的脖子一抽，抬起头看向叶文书，眼神里满是空洞。

“师父，我们回去。”

突然一柄三尖两刃枪斜斜刺来！在叶文书打理老人时，金着身后一个瘦瘦小小的汉子居然踩着满是落叶的山道，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摸到了他的身后！枪尖如风，猛刺而出才迸发所有积蓄的恶意，洞穿空气的实感仿佛要把叶文书和他身前的老人一齐钉在地上！

但是叶文书好似背后有眼，在枪尖就要接触后脑勺时突然摆手抬臂——手腕和枪柄前段在空中相撞，那枪尖被临时变了个轨迹，和叶文书的耳朵擦边而过。反手

为震，叶文书的手肘突然成环，用肩膀锁死了枪柄。

汉子见叶文书把枪锁在肩膀上，冷笑一声，想化刺击为横劈，用三尖两刃枪的刃切进对手的脑袋！然而一阵咔咔蹦蹦的断裂声却出乎了他的意料——横劈之后，叶文书的脑袋却没有掉下来，反倒汉子的手里只剩下根长棍，棍前半段的枪刃不翼而飞！在定睛看去，那枪刃却仍在叶文书的肩膀上，原来叶文书居然用肩头和卡枪手臂的肌肉，硬生生震断了棍体和枪尖连接的部分！

叶文书一松肩膀，枪刃连带小节木柄“咣当”一声落在地上。他叹口气，不由得又想到曾经他们三兄妹。大哥最为善技，师妹的天赋得天独厚，只有他对武学技巧始终只得皮毛，不得不依靠天生的气力弥补一二。

“回去打，会吓到师傅的。”他冷冷的说。

金着看那三尖两刃枪的使用者一脸垂丧的走了回来，而叶文书只是板着脸并未追击。他连忙挥手，示意身后的人让出一条道。金着身前密密麻麻的武者纷纷让开，各式各样的兵器间空出了一条直通下山山道的路。

叶文书回过身，对着石墓碑再次颌首拜了拜。接着他挺起腰板，推着师傅的轮椅向着下山山路走去。

“叶师傅，明天摆擂，我们会赢得名正言顺！”背后传来络腮胡子金着的叫嚣。叶文书没有理他，还是慢慢悠悠的推着老人走在一干武人之中。

就在他刚刚脱离人群之时，铙突然响了起来，就像惊雷闷在山林中。声响的一瞬，叶文书突然单脚转身，整个人像陀螺一样突兀的转了个半圈！他单脚站立，不屑的看了一眼背后的金着，慢慢的放下了

刚刚甩到身前的手臂——五根手指松开，夹住的两颗铙弹掉了下来，没入落叶的海洋。

接着，他吐了一口血，倏忽跪了下来。

是三把铙同时响起，叶文书夹住了飞向脑门和脖颈的铙弹，却对剩下的一颗无能为力。胸口在痛，小腹紧缩，腺素在指尖狂吼。叶文书咳咳两声，想说话却没有说出，只感觉力气一下子抽离了身体。他脸上写满了鄙夷，尝试着抬起头，无力的脖颈却没能做到。

一个拿着铙枪的家伙走到他身边，一脚踹在他身上，对着他的头补了一枪。叶文书的生命力彻底离开了躯壳，就像是麻袋砸进落叶堆，惊起一阵山鸟。

“我是小人。”这人对着金着扬扬手里的铙，“再说了，拳头哪有这玩意儿好用啊！”

金着咧开嘴来：“不错，够机灵。”接着他拍拍手：“走吧，下山！明天打擂稳了！”

一干武人三三两两的挪起脚步。有人喊道：“头儿，那叶中泉他……”

金着这才把眼神从叶文书的尸体上挪开，看向轮椅上的老人。他的眼中带起一阵嫌恶，“得了，把他丢在这里吧。”

“可他是叶中泉……”

金着斥责道：“不过是一个快死的老头，把你们吓成什么样了，你们南方人是没有骨气吗？他这副模样，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

人群骚动一下，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金着明显烦躁了。一行人浩浩荡荡的下了山，坟头又回归寂静。

“人好少……”

两人走在街道上，一前一后。相处了几天，桑葚知道这个酒气熏天的瘸腿沃尔

珀其实很好说话。桑葚听说粤通城是个挺热闹的大城，然而今天街道上却冷冷清清，看不到半个人影。

“人都在六合街吧，那里要打擂台。”

“叶梓小姐……对粤通城很熟悉吗？”

“嗯。医生是哪里人？”叶梓拎着酒瓶，弓着背走在街道上。她用另一只手手肘戳戳街角方向：“喏，从那个小巷拐进去。”

“啊，是姜齐城，姜齐城人。”桑葚忙不迭跟上脚步。

“姜齐城，是个好地方，白酒得劲儿。嘛，大炎很多城市都一样，离开个五六年回来，感觉没有什么变化；离开了十来年，就天翻地覆了。愿意的话，一个城市可以被别人熟悉很多年。”

叶梓走出巷口，指着街对面：“就是那个，舍人大街29号，你们办事处。”

“啊，谢谢，谢谢叶小姐……”

“别忘了我的酒。”叶梓说罢，转身钻回巷子。

桑葚一愣，下意识的扒拉了一下脖子上的护目镜，“叶，叶小姐，要不要，要不要过来坐一坐？”

沃尔珀没有理会，也没有说话，很快便消失在了巷子的阴影中。

晌午。粤通城，六合街。

六合街南北通透，可容下十余辆大车一齐通行。然而今天大街封了道，不让车进。

没了车，今天的六合街却更加拥挤，无数人头窜动，簇拥在大街中段。人头围绕的中心是擂台，敲锣打鼓的舞出一个声势浩大。金着一行人已经上台，擂台的另一边却空空如也。

“老大，晌午了。”把铙藏在衣袖里的小弟对金着说道。金着点了点头，脸上藏不住卑劣的笑，“叶家人不来，自然是我



们赢了。”

叶家人没来，人群便起哄，嘈杂，如同热浪一阵盖过一阵。这起了大碗茶水，摆了擂台，却有一方缺席的现状，恐怕是粤通城第一次。当今粤通武行是叶家拳说的算，十年前叶中泉就是在这里摆了擂台，把原本粤通的十九家武馆打出了粤通。

晌午一刻，先前欢腾的人群已经沉寂下来，只有三三两两的窃窃私语声偶有响起。金着一笑，站上擂台，清了清嗓子：“看来，今天是各位有目共睹，这叶家畏惧了北方武术的名声，不敢赴约打擂……”

只要这一擂赢了，他自然就成了行当的新头。他已经谈好，到时候那愿意合作的武馆在这里广招学徒，粤通城人就是待宰的金鸡。武馆教点虚的，先榨粤通人三年，再让外面进来换一批武馆，再榨三年。商人是好谈的，地方官也谈妥了，只要赢了就是个名正言顺……他正这么想着，突然就听到人群又沸腾起来。

“怎么了？”他放眼望去，便看到到擂台台下，一架轮椅慢悠悠的向着这边移来。金着不由得瞪大了眼睛——这叶文书不是死了吗？

再仔细一看，推轮椅的不是叶文书，倒不如说根本就没人推轮椅。老人自己弯着腰坐在轮椅上，一只手扶着轮椅的轮子，慢慢的持着轮向前转。人们目瞪口呆，看着干枯的老人一点点一点点的向前挪。这轮椅前面的人不由自主的让出道，后面的人又紧挨着贴了回去，于是人群中以那吱吱呀呀的轮椅为中心多了一个不断移动的空腔，一点点缓慢的向着擂台移。

“是叶老爷子！”“怎么是叶中泉？”“叶家老二不能打了吗？”“要不要上去帮他推一把？”“他不是自从放了血，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吗？”人群喧嚷声音七七八八，包围环绕着老人，形成了一条无形的纽

带。突然金着听到一阵脚步，一回头，居然原本那身后那十九家武馆的人齐齐后退一步，一下子气势缩了一大截。

老人的手还在抖，呼吸明显沉重了很多。人群嚷嚷着却没有人上前帮他，于是那轮椅就吱呀吱呀的自己向着擂台移去。随着离大擂台越来越近，吵闹的人群又逐渐安静下来，千双眼睛齐齐盯着轮椅，等待老人的下一个动作。

轮椅到了擂台边，轮子“吱呀”一声卡住，成了无限寂静中的唯一声音。突然老人站了起来，直直的迈了一步。这下可不得了，围观的脚夫车夫大行家地主们不由自主，人皆后退一步，脚步声齐出了一阵轰鸣。老人站了，晃了晃，却站的很稳。他伸出枯瘦的手，慢慢的把自己撑了起来，撑上了擂台。

“……打……”他的声音沙哑，尖细，仿佛呛了一大口沙子。随着话音刚落，老人扶手缓缓悠悠的站直，变成了一尊雕像。

这不在意料之内，原本这应该是一场空擂才对。金着瞪大眼睛，回过头，却发现那十九家人已经退出了足足三步之多，空出一大块地。他一咬牙，说道：“老头，你迟到了一刻！”

“……打。”老人慢慢的说。

突然，眼前的老人在金着面前变得虚幻，仿佛不存在般！秋风掠过，金着一惊，不由得也后退一步。刹那间金着脸颊一阵生疼，一阵恐怖的气势扑面而来——万千不存在的名为恐惧的落叶晃悠悠的自空中飘落，落叶中突兀飘出一拳！

拳没了，金着回过神，才发现自己已经架出交叉手的格挡架势。老人并没有动，还是像一尊雕像一样站在那里。冷汗落下，金着突兀的感到害怕。

老人矗立，看似破绽百出。他那双昏昏的眼睛没了眼珠，只有一阵的眼白，看

的让人不由心生怖意。金着下意识的横移一步——明明感觉老人的头没有动，他却感到老人眼白下隐藏的眼神却死死地盯着自己！观众们更是屏住了呼吸，无数的人头争着想要向台上攒。

这就是叶中泉，那个让十九家武门溃退的男人。金着吞了一口口水，一向无法无天的他发现自己的内心居然也为恐惧打开了门窗。他猛喝一声，不知道是为了壮胆还是想要虚张声势，起手突然挥拳砸向老人的面部！在潜意识中，他对这一拳并不抱有希望，就像是他不可能承认，仅仅是在气势上，这个老人就将他打的体无完肤。

混白的眼珠目视前方。面对拳风，老人依旧负手而立，不躲不闪。金着壮了胆子，突然觉得这个老人也没有那么可怕，不过是垂垂老矣的一尊躯体罢了！想罢，他的拳头上便又多了一分力。

突然一只手横插到老人面前数尺，硬生生挡下了金着的重拳。北方汉子一愣，脂肪肌肉所附带的力量还没贯穿出，就被硬生生卸了力，引得手臂反震一阵生疼。接着那只手一甩，金着的拳头被甩开，连带着人后退了几步。

这只手的主人是一个女人，一个瘸了腿的沃尔珀。她慢慢的收了手，无视上台台下众人惊诧的目光——她是什么时候，怎么上来的？

她转过身，对着老人：“师傅，这一仗我来打。”

台下一片寂静，观众们因为未能反应过来，仍死死地盯着擂台。老人依旧负手而立，没有说话，枯瘦干瘪的身躯一晃不晃，算是默认了突然出现的女人的话。

女人转过身，对惊疑不定的金着摆了个手礼：“叶家拳，不入流，叶梓。”

台下逐渐响起一阵阵惊呼和窃语，伙

夫脚夫们纷纷议论。这女人不是许多年前就被逐出师门了吗，怎么今天她又回来了？

金着一定神，看清面前女人消瘦且缺了一条腿。他怔了下，开口问：“你能代表叶家拳？”

叶梓看着他。散开手礼，上垒环手，成拱形又耸肩错开，两拳交替护于中线。老人站在叶梓身后，一动不动负着手，就像是老师傅审阅弟子练武成果般，于是叶梓缓慢挪了一步，为老人让出个视线。

“能。”

金着突然上前，弯膝盖下压身平拳，一手护住头部，一手直刺女人的大腿——他打定主意，瞄准的是女人的那只假腿！但叶梓随对方变换脚步，顷刻间两腿呈一前一后，堪堪错开金着的刺拳，仿佛那条假腿完全没有影响她的灵活步伐。

直刺不成，金着暗憋一口气，腿一蹬，就要用上身肩膀强行对对方的躯干进行撞击。叶梓交叉于身前的双手一伸一缩，居然并未躲闪，而是反手错开卡上了金着的脖子。此时的金着被一卡，失去了向上顶撞的劲儿，只是脖颈独独生痛，只好后抽碎步想要脱身。沃尔珀也并未追击，纵手松去，放任对方后退了好几步。

不到几秒，一个照面，两人已经过了数招。金着后退站稳，心沉了下来。这女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身手了得，打的还都是些基本招法。他心一横，喊道：“准备！”

随之金着猛然蹬脚，想要再用侧肘发力，贴近女人。叶梓见状反而前进了一小步，两手如抓铁器，打算按压侧肘以缓解金着的打击并借以反打。

就在两人即将再度交手的一刹那，原本跟着金着的那群人中突然闪过几道照相机的灯光，刺啦啦的在大晴空下突兀亮了一片。光圈聚焦闪过，叶梓眼睛一黑，微



微眯起。

金着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见对方中招，邪笑一下，突然收起原本将要接触女人的侧肘——原来那侧肘是虚招，真正的实招是藏在身后的另一只手！这只手平抡甩出，打点极高，气力极大，唯一的缺点是出招时间长，容易被反应招架。然而在那闪光的配合下，金着直逼女人的耳朵，想要一拳创在叶梓的太阳穴上！

伴随着拳风，闭起眼睛的叶梓骤然收手，完全让出了自己的身前。她腰躯一弯，后架铁板桥躲过这原本创向要害的一拳。随之女人双手微曲撑地，借由对方出拳的空档双脚悬空，刹那间踹在壮汉身前的腹腔上！

壮汉一退，哇的吐出一口呛水，又后退了几步。老人站在擂台边缘，一动不动看着两人，就像是青铜铸的巨像。叶梓回蹬落地站起，看向金着：“还打吗？”

金着捂住小腹，咳咳几声，犹豫片刻喷了一口，“行，女人，你厉害。今天北武输给南武了！”

“……北武没有输给南武，只是你输给我了。”叶梓不再看背后的金着，走到老人面前。

在人群逐渐响起的欢呼和庆贺中，她抿抿嘴唇，看向面前寿终正寝的老人躯壳，想说什么，怔怔嘴却没能说出，啊呜了几下，才慢慢的说到，

“师傅，叶家拳绝了。”

桑葚洗了洗脸，向驻扎干员要了个房间。

黎博利姑娘好好睡了一个下午和晚上，醒来后打算花点时间复习医学药学。大概傍晚时候，她正准备合上书，就听到门外有人喊：“桑葚小姐，有个不太对劲

的人找你，说来拿酒。”

她打开门，瘸了腿的沃尔珀在驻扎干员戒备的目光中一瘸一拐的走了进来，坐到了桌对面。她挂了彩，身上沾满血迹，手臂上是几道新添的划痕，被用碎布草草包裹。

桑葚看到了她这幅惨样，一愣，“叶小姐，您，您怎么了？您去干什么了？”

“……杀人。”沃尔珀说。

粤通城非居住地块，山谷。

原本金着打算踢完馆打完擂，就留在粤通。然而这计划被那个女人吹了，先前谈的关系都没了。他咬牙切齿，整个人散布着一种阴霾的气息。浩浩荡荡的一行人谁也不敢和他说话，都闷着头向前走。

“头……”拿銃的小弟悄悄凑了过来，金着一个眼神瞪了回去。那小弟盯着箭一样的目光，硬着头皮说：“头，前面有个人影。”

“估计是樵夫，妈的，这种小事别烦我。”

突然前面的人停了，后面的人又被挡住，整个队伍一下子停滞下来。金着暗骂一声，拨开前面的人群，想要看看怎么了。

然后他看到了那个昨天打败他的女人。

一小柄细剑插在地上，叶梓抱着胸，看着面前的一千人。“北方人十九家，齐了。”

金着一吞口水，“昨天的擂台已经打完了，你还想干什么？”

女人没有回答，山谷间弥漫起名为寂静的云雾。

片刻后，叶梓抬起头看向天：“师傅给了我名字，待我如亲儿女。有次，他和我们师姐妹三人说：“你们就是一个门派的传承，你们是武人，自当有武魂。””

“唉，武魂这东西，其实挺可笑的，就是自己给自己规矩。我知道当初那些阴招是你们十九家武馆的手笔。师傅放血三升是规矩，我喝了蒙汗酒害了大哥被逐也是规矩，大哥打死了人害了师傅，愧不过自尽了，也是自己给自己的规矩，武人活着离不开规矩。大哥死了，师傅不行了，我走了，但还有二哥，师父最满意二哥叶文书，他最守规矩。”

“他死了，传承没了。”

金着一时间没听明白，正想开口，那女人继续说道：“在擂台上，我是叶家拳的门面，自然也要守规矩。下了擂台，我就是已经被逐出门的散人。”

她把目光从天上收回，看着眼前的一千人，说道：“于是我来报私仇了，十九家，一家杀一人。”

金着还没开口，身后一人已经按耐不住大喊：“狂妄！你只有一个人，我们这里足足有二三十号……”

叶梓没有理他，自顾自的拔出细剑，向着他们走来。金着一咬牙，昨天的屈辱涌了上来：“弄死她！”

师傅说，武术是杀人技，要学会留手和不留。

细剑穿过乾坤袖胆的链条，戳穿喉咙；屈卢矛扎来被格挡开，她反手用刚刚死者手中的乾坤袖胆砸断了使矛者的脖颈。

一，二。

师傅说，一切武术，都需要护住自己的中线，哪怕抛弃肢体。

捡起屈卢矛，挑开甲兵板斧，板斧客被贯穿胸膛；板斧飞起被稳稳接住又被抛出，月牙短戟主人的脑壳被凿穿。

三，四。

师傅说，万般武术，八九成都需要稳定下盘，所谓上身飘忽下身沉。





继续往前走，月牙短戟横划切断使豹尾鞭之人的双脚；豹尾鞭飞出，青王铁铜的主人被豹尾鞭勒着脖子拖到面前，扭断了脊椎。

五,六。

师傅说，武术不是武侠，没有完美的功法，随时需要应变。

八尺棍戳来，她一个踏步不进反退，擦着棍身使铜砸在棍主的腰上，传出一阵器官爆裂的声音；用棍忽转避开四周围攻而来的人，突然一棍突出，棍头潜入子午刀客的喉咙。

七,八。

师傅说，武器万千，奇形怪状，善用亦要善应变。

子午刀一大一小两面开刃，大刀挡开鸳鸯钺的突击，小刀划开钺客的腹腔；鸳鸯钺一对两把四环八锋，能招架能进攻，插入六面圆脊剑主人的胸口亦是轻松。

九,十。

师傅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六面圆脊剑突然舞出残影，蕨形匕主人看千万个剑花中，自己的头和躯体分离；蕨形匕两对舞出风声，刹那间扒拉开花县叉叉客的前胸后背，肠子流出一地。

十一,十二。

师傅说，一力破万法，一技省千途。

花县叉抡起前前后后难寻破绽，叉出直取骨朵主人的面门；骨朵为镐，砸破使阙者的头骨发出清脆的回响。

十三,十四。

师傅说，敬畏对手，但不能害怕对手。害怕就会死。

两间镗的主人最先呆住，随之抛下武器想跑——可惜巨阙砸在他的脚上，随之重锋将他自肩膀切为两半；锦绳套索主人吞咽口水，露出刹那的破绽，镗如箭矢飞来，撞在胸口将他按倒在地。

十五,十六。

师傅说，终有一天他会老去，你们兄妹三人，就是一门武术的未来。

套索套住了黄七支爪，爪手挥手刹那就被拉扯着失去重心；螺旋锋刃盾的主人绝望的看着尸体手上的铁爪被捡起，佩戴，随之而来的便是漆黑的死亡。

十七,十八。

叶梓并非无伤，她的手臂肩膀腰侧已经挂了数道伤口。三尖两刃枪的主人因为武器损坏，没有上前。叶梓拿起最初那把细剑，走向已经腿软了的他，一视同仁的划破了他的脖子气管。

“十九。”她说。

金着和剩下的人惊恐万分，看向面前站在满地武器和尸体之中的杀神。她抬起头：“你们可以开铙打我试试。”

她没有开玩笑，在荒野上的生活已经让她学会了躲避子弹的秘诀：在子弹激发之前就躲避铙口。然而没有人开铙，她看到拿着铙的人畏畏缩缩，两股战战，握着刚掏出来铙的手只顾发抖。

她走到已经傻了的金着面前，抬手用剑指着他的喉咙：“师傅对我说了很多话，有一句我一直记得。我以为这句话是天下武人的通识，然而在你身上我却看不到这句话分毫。”

“武术，为武为术，力为武，技为术。抛去力与技，身外一切皆为不洁之物。”

“以你为耻。”

她一挥手，地上又多了一具尸体。剩下还活着的人要么瘫坐在地，要么没了命的跑了起来。在满地血污尸体中，沃尔珀抬起头看向天空，喃喃道：

“可惜啊师傅，武魂没了。”

晚饭时间，没有吃饭。桑葚拿着一干药液绷带，给叶梓处理伤口。

药液药膏直接接触伤口是很痛的，但是沃尔珀一言不发。她只是有些阴郁的看着窗外，酝酿着名为哀愁的阴云。屋外日暮西斜，最后一点阳光拖曳出长长的阴影，拉拽在街道上。原本该是武馆告示的地方已经换了霓虹广告牌，一群老人聚在广告牌下，议论着昨日的比武和传奇的落幕。

“酒。”叶梓说

桑葚本想告诉她，这几天好好休养，别喝酒。然而她看到了她的眼神，饱含着一种忧郁和落寞，于是医生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

她收拾了一下药品绷带的废弃物，走出房间准备处理掉。没走几步，她就听到了房间里传出了酒瓶开瓶的声音，然后就是液体倾倒，咕噜咕噜。

桑葚叹口气，医用酒精是不能喝的，会灼伤食道和肠胃，更别提饮用者是这样的伤员了。她转身要劝酒，手放在门把手上的时候却又听到屋里传出歌声。歌者哽咽，原本豪迈的歌词便也落魄起来，就像是一只垂垂老矣即将消亡的雄狮。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

肝胆洞毛发耸

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

肝胆洞毛发耸

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

肝胆洞毛发耸

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

肝胆洞毛发耸

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

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Artist: 陌鞅



Artist: niche





如果可能的话……我更想成为一个起点。就像曾经……我注视着那团燃烧在天幕上的火光……

——克里斯腾

1.在最近的新ss活动“不义之财”中，杰西卡获得了她的异构形态。但其实涤火杰西卡的立绘很久之前就出现了，请问该立绘最早出自以下哪一剧情中？

- A. 9-20 临近的暴风
- B. 10-19 远方星火
- C. 11-21 不可避免
- D. 12-21 战场静悄悄

2.芙兰卡和雷蛇因为经常在剧情里拌嘴，也被称为“黑钢相声组”。关于他们的战斗特性，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芙兰卡的天赋可以让她攻击时一定概率无视敌人的防御力，类似于真实伤害
- B.芙兰卡的技能“极致锋度”可以强化其天赋，但会让她的防御力降至0
- C.雷蛇在精英一阶段前阻挡数只有2，精英一之后阻挡数变为3
- D.雷蛇是为数不多的自带2个天赋的5星干员之一

3.香草热衷于饲养源石虫等小动物，甚至还在出任务前想拜托博士帮忙照看，但因为害怕被博士吃掉而放弃了。香草最后拜托帮忙照看宠物的干员是



4.目前所出现的和麦哲伦相关的剧情都和北方的冰原探险有关，可以说麦哲伦几乎是自己全部的生活都奉献给了冰原。关于麦哲伦的剧情，以下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在返程回到哥伦比亚的前一天，麦哲伦与寒檀首次相遇
- B.为了寻找失踪的玛丽老师，麦哲伦毅然孤身前往无尽冰原
- C.在其中一个部落里，麦哲伦因为擅自摸了族树并采样而被原住民指指点点
- D.在探险途中遇到河流时，麦哲伦通常用无人机牵引简易气垫船渡河

5.缪尔赛思和豆苗都是哥伦比亚出身的战术家，关于她们的战斗技能，以下说法中正确的一项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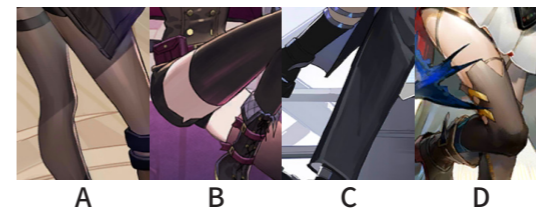


- A.该技能在持续期间内持续恢复费用，且可以恢复近战流形的生命值
- B.该技能只能增加流形的攻击力，但可以让近战流形晕眩敌人，远程流形束缚敌人
- C.该技能会立刻获得部署费用，并立即刷新战术点中的援军，没有持续时间
- D.该技能的费用回复点数不会随技能升级而增加，但持续时间会增加

6.白面鸮早年为了一次实验而把芯片植入自己体内，进而导致语言障碍，只有赫默愿意认真倾听她的声音。关于两人的干员秘录剧情描述，以下说法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赫默和白面鸮都因为感染了矿石病的缘故，会有睡眠节律紊乱的问题
- B.白面鸮的学习能力非常强，能在短暂学习棋牌类游戏后完胜对手
- C.在赫默接手了对白面鸮的治疗后，莱茵生命内部就不再考虑为赫默安排别的任务
- D.虽然大多数人都不能识别白面鸮的表情，但伊芙利特却能轻松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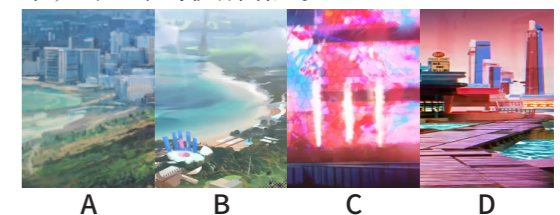
7.哥伦比亚的势力范围其实很大，莱茵生命、汐斯塔、黑钢国际都属于其范畴。以下立绘截图中，不是哥伦比亚的干员的一项是



8.游戏中第一个和哥伦比亚相关的Side Story最早可以追溯到“孤岛风云”。关于涉及到的干员档案，以下说法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山因为家族竞争对手的陷害而入狱六年，并且不幸在监狱里感染了矿石病
- B.卡夫卡通过赫默得知了罗德岛的存在，并为了治疗自身的矿石病而自愿加入
- C.松果是因为接受了卡夫卡的委托才被卷入了曼斯菲尔德监狱事件
- D.罗宾是为了父亲的治疗而加入的罗德岛，她最大的爱好是看电影

9.汐斯塔虽然法理上是哥伦比亚的一部分，但其夹杂在几个大国之间的复杂情况使其略显尴尬，并且在一部分问题上其市长也并不打算服从哥伦比亚政府。以下活动PV截图中，哪一个与汐斯塔无关



10.关于其他哥伦比亚地区干员的战斗特性，以下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石英作为重剑手，其防御力始终为0，但其初始攻击力和生命值仅次于铎铃，为游戏中第二高的
- B.杰克二技能的70%闪避和其天赋的30%闪避乘算，而且都是物理伤害闪避
- C.酸糖的天赋可以使其攻击时造成保底伤害，类似于红的天赋，都可以造成伪真实伤害
- D.蛇屠箱作为铁卫，其模组可以提升常态阻挡数，配合二技能再增加阻挡数，可以达到阻挡5的水平

扫一扫  
查看本期答案



[点击此处查看本期答案](#)



# 漫画

© LOFTER@左刀行





# 征稿启事

《[回归线](#)》([Another End of Terra](#)) 是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与泰拉通讯枢纽联手制作的《明日方舟》同人电子杂志。

我们欢迎各种类型的投稿，包括但不限于：

- + 短篇小说（2500 字以内）
- + 中篇、长篇小说（字数不限）
- + 插画、漫画
- + 其他《明日方舟》相关的图文作品

如果您有相关作品，欢迎您通过我们的邮箱：[TCA\\_doc@163.com](mailto:TCA_doc@163.com) 进行投稿。投稿前，请先阅读[《回归线》投稿指南](#)，并按指南中的要求进行投稿。

另外，《回归线》因发展需要，现面向所有读者招募制作组成员，岗位和工作内容如下：

1. 杂志设计（1 名）：根据每期杂志的内容，对杂志的板块进行规划设计；
2. 视频制作（1 名）：根据需要，将编辑部取得的音视频及文字素材制作为视频。要求必须掌握至少一种视频剪辑软件，会使用 AE 等动效制作软件，能自行制作特效者更佳。

请有意愿加入的读者将您的称呼，联系方式和想要加入的岗位发送至[邮箱](#)，并附上您之前所制作的作品（如果有）。

感谢广大读者与创作者的支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

*Contributions  
Wanted*